



說部叢書

第二十九編

斷雁哀絃記

哀情小說

卷上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斷雁哀絃記上册

第一章

淡月昏黃。疏星明滅。悄夜無人。中夜氣溫馨。微挾以百和之香。有女郎梅瓣兒。達緒者棠睡正酣。齟然驚寤。作惺忪之狀。而芳心更跳蕩不已。念此爲夢魔中乎。抑何恍惚若此也。蓋梅瓣兒達緒者。一心性易感動。而年齡尙穉弱之女郎也。卽其日來所遭逢。良足使彼夢魂不能寧貼。梅瓣兒之斗然驚覺者。蓋髣髴有人人其妝閣。輕輕與之接一吻。悄然竟去。以梅瓣兒睡時。門不加鍵。斯時門闔有聲。實所以驚醒之也。

梅瓣兒僅有一老父母。已早世。父女二人。煢煢相對。除婢僕外。固已闕無人矣。因念適間之事。殆爲幻想所致。遂起身。直至門際。欻耳靜聽。爾時萬籟無喧。卽窗前落一葉。亦當聞之。然房中已滅燭。洞黑不能見物。梅瓣兒嘗從醫士言。謂養生之道。當多納清新之空氣。以故梅瓣兒之臥室。無分冬夏。常微啓窗戶。以使空氣有

所流通也。

矧以梅瓣兒者實爲一溫婉賢惠之好女子絕非彼驕縱之閨人可比富於忍耐
力且以教育之程度已高貌美而質麗修眉媚眼臉若朝霞髮黑如烏雲覆額態
度僂僂然雖有名筆亦難描其絕世丰神斯時一丸涼月方窺窗帘而入斜射於
梅瓣兒粉白瑩潔之足上梅瓣兒輕籠睡眠之眼以一手置其跳盪之玉胸一手
以纖指向上微傾其首狀如驚訝而靜聽者脫有名畫師在此摹此情狀當爲絕
妙一幅美人圖也顧靜聽久之了無他異仍返其榻頗欲將此種種幻想思有以
遣散之也

雖然梅瓣兒芳心可果有所屬意之人乎有之則司推芬亮密其人也梅瓣兒
常置其小像於枕畔顧乃父則頗非其爲人而器重其兄安德流亮密司推芬與
安德流乃孿生之兄弟其狀貌至相肖匪特其狀貌之相肖卽其身材之修短毛
髮之色澤與夫動作態度無一不相肖然其性質則大異司推芬賦性輕狂且事

揮霍脫手。千金不以爲奢。且工於內媚。以故婦人恆悅之。安德流則深沉多智。極有計略。待人以誠。處事以勤。二人相異之點在此。更有一端。則司推芬嫻於詞令。雖其言語有未足爲深信者。而辯才無礙。人每樂而聽之。而安德流則不然。訥訥然。如不出諸口。一舉一動。非審慎周詳者。不行一言之出。重如千鈞。而於生計上。尤爲穩練。因是遂所入益豐也。

其父死。兄弟分得遺產。各五千鎊。兩人年未三十。而司推芬已囊空如洗。安德流則自五千鎊積資至一萬五千鎊矣。當吾書開幕時。安德流正漸趨於富之一途。日進未已。而司推芬則已無立錐之地矣。司推芬囊旣羞澀。不能不乞助於兄。安德流亦時時賙恤之。無或稍吝。二人得同數之產業。司推芬以浪用無節。遂至罄家。顧安德流尙摯愛其弟。則其人之長厚可知。且當分產時。安德流悉以佳者與其弟。當司推芬揮霍無度時。阿兄亦恆加規諫。謂先人創業不易。爾何以揮金如土者。今日雖不覺。及至貧乏時。當受金錢之磨折矣。司推芬當時如東風過耳。寧

復有所厝意。然而黃金有盡，豪氣無窮。此區區五千鎊者，詎足供其揮霍哉。司推芬常語其見，曰：吾親愛之，安德流吾與汝同時而生，抑何汝之思想腦力，獨超越於我也。汝之聰明不能自諱，而我獨昧昧然不知生計之方，天何厚於汝而薄於我乎。安德流默思移時，曰：然性質固不同意者，其各有所長乎。司推芬微笑頷首曰：以吾兄之經驗，常能洞察未來，而逆憶之，汝何從而具此能力。蓋一觀其人之外貌，卽足以測度其人之思想，特有一事，兄殊不及弟耳。安德流曰：靈獨一事，兄之不及弟者，當亦甚夥也。

司推芬曰：非也。卽對於女子之用情，兄乃大遜於我。故女子之歡迎弟者，較勝於兄也。特吾二人之愛情，願永永如前，想兄亦與我有同情也。安德流曰：弟言豈不然哉。司推芬曰：吾兄弟雖貧富不同，願亦各殊其才，各異其趣。今吾兄甘趨於豐亨之境，我亦斷無有一絲嫉妒之意。須知兄能時時恤我，則兄之富亦卽我之富也。但望阿兄勿棄予如遺耳。安德流曰：然微論何人，寧有能問余兄弟兩人之親

愛者歟。弟當信我言之。出於至誠。司推芬曰。我信之。我惟對於阿兄。堅其信心也。當彼兄弟兩人語時。司推芬卽手攬其兄之頸而吻之。蓋如此親吻。卽安德流周濟其弟之代價。安德流固心意滿足。以爲其弟固以誠意將之。而不知兩人心地實向背不同也。梅瓣兒與其兄弟兩人均所深稔。而以老父之意。則欲其嫁安德流。以安德流爲篤實君子。非司推芬之浮浪可比。然在梅瓣兒之意。則屬意司推芬。且絕不覺司推芬有虛僞之狀。其所以使梅瓣兒深信司推芬之愛己者。卽足以見司推芬內媚之手段。而未有一毫破綻爲人所窺也。

爾時梅瓣兒仍歸己榻。出司推芬之小像。置諸胸臆。念我終身之命運。繫諸彼兄弟兩人之手。我將一徇己意乎。抑勉從老父之命乎。略一錯誤。卽將成爲畢生恨事。雖有大力。莫從挽回。思念及此。淚珠垂垂而下。因思老父薄司推芬之爲人。以我視之。亦未見有可鄙之處。至於生計問題。則與其人之品性無關。蓋司推芬在梅瓣兒前。從不及己之困難。恆以金錢爲身外之物。淡漠視之。可耳。須知凡屬浪

子揮金如土者每作是言以悅其所情好之人而彼未歷世事之女郎方稱賞其胸襟之高尙良可憫也

以故梅瓣兒每見司推芬之落寞則常生其憐憫之心念彼蒼蒼者何乃獨悵於司推芬不知彼實有自棄之心非天之夢夢也一日司推芬語梅瓣兒曰姑娘愛我可謂敦摯極矣竊恐我乃福薄無以任受梅瓣兒曰此語何惜君之作此言殆有不堅之意耶司推芬曰非也以我日就窘鄉不能不作此後顧淒涼之語惟我深信姑娘待我之誠懇則此愉樂之光陰終必有共享之一日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豈獨我兩人哉

司推芬去後梅瓣兒胸中之愉快莫可言狀但覺司推芬足令我置身極樂園中已而兩人復相晤司推芬曰人謂我以浪費爲病我亦自疚蓋我苟稍明事理卽不應作如是揮霍當以儲蓄爲主義特我性不重金錢頗以節儉爲困難事又見人之謹守慳囊輒加鄙薄雖然我當日若能識汝者則亦預爲儲蓄以爲他日

樹立室家之計。君亦知我之囊中。非但羞澀。蓋有絕大漏卮也。在他人者。鮮不目我爲無賴少年耳。

梅瓣兒曰。否。我視君爲一胸襟高尙之青年也。司推芬曰。此言足徵君之愛我。然吾兄弟之異趣。良爲一大憾事。我何以不能競競於生業。如吾兄之終日持籌握算。爲也。乃終日流浪。宜其見輕於人。我將以此畢其一生乎。則殊可悲歎耳。梅瓣兒曰。君勿語此。令人抑鬱。以君近日所爲。殊非處世之道。我極盼君勿自頹喪。他日必大有作爲。卽凡一切識君之人。當亦若是之期君也。君能猛進前途。勿餒勿却。又何難與阿兄比肩哉。

司推芬曰。如君言。我復奚憾。男兒固當如是。我當以汝言常貯胸臆。以期躬行。實踐。嗚呼。我自今將無需吾兄安德流之資助乎。梅瓣兒曰。男子貴自立。奚藉阿兄。司推芬曰。誠然。無論何事。我當以獨力試行之。矧我更有一事語君者。我意特不善。安德流之爲人。良以手足之情。未能忽然。彼之對我。煦煦如婦人。以我兩人性。

情。既。殊。貧。富。遂。判。然。我。詎。因。是。而。生。嫉。恨。之。心。乎。此。非。理。之。舉。也。梅。瓣。兒。曰。君。言。良。當。我。誠。望。君。兄。弟。友。愛。更。甚。於。昔。司。推。芬。曰。吾。兄。愛。我。良。摯。我。實。不。知。所。報。我。今。敢。赧。顏。自。白。我。實。完。全。依。賴。阿。兄。匪。僅。衣。之。食。之。卽。一。菸。一。酒。之。微。亦。出。自。彼。我。僅。一。啓。吻。曰。須。得。某。物。某。物。渠。未。嘗。稍。拂。吾。意。嗚。呼。我。摯。愛。之。安。德。流。乎。

司。推。芬。語。至。此。戛。然。而。止。仰。首。若。有。所。思。者。蓋。以。彼。談。吐。之。圓。轉。微。妙。使。人。絕。不。覺。有。狡。詐。之。意。少。選。又。言。曰。梅。瓣。兒。姑。娘。汝。須。允。我。一。事。司。推。芬。曰。此。爲。我。一。生。最。大。之。幸。福。君。當。知。我。此。意。梅。瓣。兒。紅。暈。上。頰。默。然。無。語。司。推。芬。曰。梅。瓣。兒。此。爲。終。身。大。事。決。非。嬌。羞。之。事。我。望。君。以。一。言。答。我。梅。瓣。兒。微。轉。一。鶯。聲。曰。可。司。推。芬。卽。大。喜。若。狂。捧。梅。瓣。兒。之。手。而。吻。之。且。曰。此。事。爾。父。未。知。之。吾。兄。亦。未。知。之。我。輩。今。暫。守。此。祕。密。之。約。以。待。吾。佳。運。來。時。再。行。婚。禮。斯。時。二。人。遂。訂。婚。約。顧。不。審。司。推。芬。果。出。於。中。心。之。誠。否。

司。推。芬。曾。數。次。離。倫。敦。一。日。忽。發。其。奇。幻。之。思。想。欲。變。易。兩。人。原。有。之。姓。名。而。襲。

用某情史中男女兩情人之名以通魚雁乃謂梅瓣兒曰我輩戲爲羅綺萼與組梨藥可乎我行後常有書翰至我則署名羅綺萼而君爲組梨藥書中祇道情款勿及其他如此方見我兩人愛好也司推芬之意境中恆多如此奇幻不可測度之心他人莫解其所爲而梅瓣兒則曲意從之不稍拂也

第二章

司推芬人既聰明風度至佳而尤長於吐屬宜其見媚於女郎矧以梅瓣兒天真未鑿自必爲其所蠱惑然而彼佻倖之風不改有如老狐之白露其尾每離倫敦歸亦往視梅瓣兒惟其精摯之心已覺微懈矣梅瓣兒又覺其相見時多甜密之詞而細核其行事又不相類一日司推芬又離倫敦絕未往梅瓣兒處一辭別卽其所詣何地司推芬亦不以之相告以致沉沉然不得個人消息而梅瓣兒爲狀正如一失舵之舟泛泛乎中流莫知所屆鎮日凝情望遠作繇渺之思而老父則皇皇然不知何作父女似不相謀者蓋心中各有所事也

一日老達褚唏噓太息不可自寧乃語梅瓣兒曰老父行將破產矣吾家門世代清白今乃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我且將受判決於法庭匪特無以立足於社會之上試思更有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乎梅瓣兒蹙額曰然則尙有爲阿父援手者乎達褚曰僅有一人足爲余援特恐此人不允所求則阿父殊艱於啓吻梅瓣兒不暇細審顛末僅曰能援父者誰乎達褚搖首太息曰不久兒當自知我今日勿道道之令汝傷心然我甚盼此人之援我也越數日卽梅瓣兒於夜中驚聞之一星期前安德流亮密遞向梅瓣兒求婚梅瓣兒愕然不知所措但期期曰吾父曾知此事乎安德流曰達褚先生已知之且極蒙嘉許深望姑娘千金一諾也梅瓣兒曰君知吾老父現處於窮鄉乎安德流曰知之極瓣兒淒然曰阿父言彼之困厄惟有一人足以解之然則其卽君耶安德流默然不語梅瓣兒此時方寸已亂念吾父之運命卽繫於此人之手而此人卽爲我未婚夫之見賸當官司推券早披露我輩之婚約亦何致有今日之爲難乃兩人同守此祕約而司推券運數

又如此。是乃蒼蒼者。故意弄人耶。

嗟夫。梅瓣兒。以敦摯潔白之女子。乃爲種種境遇。所顛倒。驟陷於困苦之淵。讀者試爲掩卷一思。其懊懣當何如者。將明告安德流。以與司推芬訂婚之事乎。而梅瓣兒則囁嚅不能出口。但微問安德流曰。脫我不允。君者寧不能爲老父一援。安德流默然不語者久之。旣曰。此本爲另一問題。烏能牽連而及。惟我乃出於至誠。願姑娘詳察此時。梅瓣兒微聞其父隔房嗟歎聲。乃曰。容我熟思之可乎。安德流曰。諾。我今期君以一星期。惟君當知我生平作事。出以誠懇。性又坦直。且不喜詔言。若與姑娘得諧伉儷者。我固以精摯之心。得之絕非由媚惑而來。姑娘係知我者。我執業尙未鄙賤。亦足使玉人安樂一生也。惟僕性爽直。今亦無事喋喋言盡此矣。此爲星期二。卽此一星期中。若得君之瑤函。署以金諾者。則此喜自天外飛來。否則希望已絕。旣見棄於姑娘。我亦息心絕慮。決不以塵濁來相擾矣。自安德流去後。梅瓣兒柔腸百轉。實無以處。此若司推芬在此者。或足以鼓梅瓣

兒之氣。否則司推芬爲一至誠種子。梅瓣兒亦不復有游移之餘地。無如司推芬之蹤跡。杳如黃鶴。又無從知其居址。所在飄瞥。如風中之絮。流浪似水上之萍。乃令梅瓣兒日坐愁城。無可告語。嗚呼。司推芬抑或已知其兄之事。而故爲避地之計乎。梅瓣兒又念今日老父之運命。皆繫乎我之一諾。則我之處境。不其困難之甚乎。又念司推芬能爲我護持者。則亦已矣。無如司推芬已身且不能贍。日仰望其兄之周卹。又奚能爲成婚之計耶。

然而光陰瞬息。逝如流水。一刹那間。星期二又屆梅瓣兒終日癡癡。曾未以片紙致安德流老父。雖未與其女道及此事。惟常以愁慘之容對其女。似上訴其痛苦之情。梅瓣兒見老父如斯肝腸爲之寸碎。自覺我若絕彼安德流者。則直以利刃直刺老父之心也。是夜梅瓣兒自夢中驚覺。輾轉不能成寐。喏曰。怪哉。頃者確似有人入此室。處果何人。耶爾時四顧室中。了無所異。惟浮雲過處。一片之月光。皎潔如水。梅瓣兒舉目向門際一望。遽見有一白色之物。遺於門下。噫。此何物者。蓋

日。一封緘也。急躍起。拾取燃燭。視之封面書「吾愛兒梅瓣兒鑒」啓視中有一行。

吾兒乎。汝不幸之老父與汝長別矣。

梅瓣兒見此信後。斗悟頃間。入室與之親吻者。卽其老父也。老父言長別者。果將奚往乎。一念及此。不禁玉膚起粟。遂跳足披睡衣。直叩老父之臥室。見室中已無燈光。推扉逕入。則室中闕無一人。榻上亦不類曾有人臥。遂卽出室。中心皇惑不定。見欄杆下微光隱約。似由其父書室中射出者。身戰戰已不能自止。拾級下樓。傾耳門際。了無聲息。久久始聞有一悲慘含糊之音。曰。嗟夫。上帝赦余。斯時梅瓣兒力闢其門而入。則見老父方握一手槍。正擬自擊。梅瓣兒不覺奔跪於其父足下。力抱其父之足。而泣曰。父憐兒。父勿自戕。父勿自戕。

此時梅瓣兒面無人色。惟捧其老父而泣。曰。兒不幸。慈母見背。僅有父女兩人相依。爲命父忍棄我而去乎。老達褚默然不語。僅歎息一聲。而以手槍置諸書桌。抽

斗中扶其女起曰汝來此何爲梅瓣兒曰兒聞室門作響遂驚起拾得是物語時出此函手顫不已大似傷翼之禽曰頃者與兒親吻者非阿父也耶老達褚曰我以爲汝方熟睡實不欲醒汝梅瓣兒泣曰謝上帝醒兒此時兩人均默然者久之而老父狀若決絕者抽斗中之鑰匙尙插於穴中梅瓣兒伸其震顫之玉臂欲取之老達褚急將抽斗下鍵而以鑰匙置囊中

梅瓣兒曰父勿爾請以鑰交兒父愀然搖首曰吾兒盍歸休請勿來纏繞梅瓣兒伸兩手迴抱其父之頭狀至可憐曰非得老父允後兒不就寢父脫自殺者則匪特自殺亦且殺兒矣語時以頭入老父懷中可憐梅瓣兒乃如海棠之帶雨矣老達褚曰吾兒汝寧知我今日之窘狀者試思我苟有一縷生機又奚至此下策舍此實更無他法矣梅瓣兒曰父試思之或者於此中尙有活着達褚搖首曰我實無他法以處此兒當知凡人在不幸之中僅有兩途可擇一爲死之一途一則其令人不堪更有甚於死者我已決擇其第一者蓋我若死時則兩得便利在我

既得所歸宿而汝又得他人之憐恤脫令我生爲罪人立於法庭以受審判則將以老人之污辱永玷爾身決大西洋之水所不能自洗也當知我雖自殺亦半爲爾計我寧死決不受辱於人

此時梅瓣兒以玉手拭其眼淚思揮手去其腦中之惡象一手則嚴按抽斗之口使其老父不能乘人不備而突然自戕又思老父言在意外將令我嫁安德流夫我向者所屬意者司推芬也顧一別至今杳無蹤跡且司推芬以一貧子又奚能救我阿父渠既背約我又奚能負之哉梅瓣兒芳心宛轉正躊躇莫知所可斗聞老父歎息之聲又若呼之使醒者乃曰吾兒汝且聽阿父言一星期前我所告爾者語焉不詳且恐汝未識茲事之重大今當更爲汝詳述之夫我之陷於困厄之境縱非爲彼人所賺然至於今日則我生死之權已全操安德流之手矣兒若欲知此中詳情者可語汝

梅瓣兒挾其老父之首至於胸際曰願父勿言兒已盡悉嗚呼吾父乃至於是達

褚曰金錢之爲物也眞妖孽哉足以造成世人無窮之罪惡而致人癡狂我已飽嘗個中況味然實自作之孽無可怨尤須知我此際中心痛楚有非言語可以形容者若安德流者僅一舉手之勞足蘇吾困然我將何以啓吻惟安德流本持獨身主義自觀汝後乃竟不能自持顧婚姻自由老父亦何能強迫汝哉語至此痛不成聲。

少選又曰安德流曾自宣言脫汝能允彼所求者則彼可代了一切債務并云不自知其何心而彼能如此犧牲故凡一道及汝名而其聲遂一變爲溫柔事雖近於刼制然我知渠實愛汝也梅瓣兒曰渠尙問兒以他事否達褚曰渠亦曾詢以兒有屬意之人否我固確知兒乃無有否則老父不知者梅瓣兒默念老父不知我與司推芬曾訂口頭之密約然司推芬薄倖如此亦等於無矣遂愀然答曰父言良是上一星期阿父見安德流乎。

達褚曰我最後一次之見彼卽渠向汝求婚之日也彼言曾與以一星期之寬約

有之乎。梅瓣兒曰：有之。達緒曰：須知阿父非必欲強迫汝。汝能否允。安德流之婚約。惟爾心自決。嗟夫。當兒睡熟之際。我來親兒吻時。以爲不能更聞吾嬌兒之聲矣。梅瓣兒曰：謝上帝醒兒。睡令兒復得見父。達緒曰：我今所欲告汝者。以彼兄弟兩人之性情。殊覺分道而馳。或者吾兒未及留意耳。然卽自爾目中觀之。想亦覺此兩人之有所差別。汝必謂司推芬之跳盪不羈。遠出乃兄之上。抑知司推芬雖媚視。爛行巧言。倩笑宜得女子之歡悅。而浮行不實。其品甚未高。安德流觀其外貌。雖本本然然。無情懷者。且其舉止嚴重不苟。言笑似未能深愜人意。然而用情敦摯。乃能歷久不渝。其愛卽以立品言。我亦曾未聞安德流不檢其行。而屢聞司推芬之敗德矣。

梅瓣兒聞言。紅暈於頰。脈脈無語。老達緒知其女意動。又曰：脫兒年歲不足。擇婿之權操自阿父。則我必納安德流。而擯司推芬。此爲我良心上之言。非因老父近以窘迫之故而作是言。梅瓣兒微仰其首曰：父乎。我知父意也。敢問安德流今日

有書致我父否。達褚曰：夜來我曾接得一短札，是郵足遺於門次者。梅瓣兒曰：容兒一讀之乎。達褚曰：我已付諸爐火中矣。雅不欲於我死之後……語至此，戛然而止。改語曰：否。我乃誤言耳。梅瓣兒以柔荑雙握老人之手，曰：書中何語。父必告我。老達褚噓氣搖首曰：願兒勿問此也。梅瓣兒曰：特此函中語，乃兒所應知者。達褚曰：書中略謂一星期匆匆已過，而姑娘瑤函乃渺如天際，則知事必不諧。意成決絕矣。梅瓣兒曰：恐語尙不止此，或尙有惡消息乎。達褚曰：安德流之言止此，惟更得一法庭傳單，謂明日債務不了者，則執法吏將來吾家。老父恐被拘禁矣。此時梅瓣兒踞於老父足畔，仰視其父曰：兒誓必救父。達褚長歎曰：我萬不料以此重累吾兒過去之事，譬如夢境。自汝母棄我去後，我一身兼任爲母之責。然我之責任，今日已盡。老父之愛兒，亦可云至矣。然我愛兒之情，殊不足抵銷今日致兒之悲苦。惟我之愛吾嬌兒，誠出於中心也。梅瓣兒曰：老父之愛兒，令兒永永不忘。深羨於心者，卽安德流之如此見愛，復以如許代價購求兒身，兒又何足稱此。

價值兒又一無所能斷不能徒徇一己之意以累老父故無論如何兒必從父命達諸曰我非必欲強爾之於難特觀安德流之所爲極足以表示其愛爾之情梅瓣兒曰似然兒性善忘他日必能與之和諧無忤達褚聞其女言如所謂價值云云今又言善忘二字夫所謂善忘者果忘何事乎卽指今日之事言乎婚媾匪寇其情原類刳割然今日舍此之外更無長法乃勉強謂之曰兒乎汝將以此事爲辱乎則殊大訛須知安德流之爲人雖外狀生冷而內極柔和決不以此苦爾也梅瓣兒知阿父必欲玉成其事而又未識當日已與司推芬之深情迴憶爾日一片癡心方謂有情人早成眷屬孰知不轉瞬間變幻竟至於此來日大難正不知若何歸結也乃歎人生命運有如重重密網阻我目光所及雖有慧眼誠不能一窺其究竟寧非憾事夫吾人之對於將來率多美滿之希望至其結果則恆與意願相違亦比比而然試觀彼父女兩人方處運命之過渡時代中雖默無一言而意趣各殊矣

梅瓣兒若心中無司推勞者則當不如今日心中之難過蓋其初卽滿貯一司推勞於腦蒂今卽欲推而遠之而此痕已深入矣顧達褚則未之知也以爲動之以哀情惕之以利害女兒心腸寧不能轉移者然達褚之強劫其女以嫁安德流者詎全爲安德流之才足取亦半爲其金多耳且未知梅瓣兒今日之與安德流固落落無情懷者在彼方且謂世界烏有眞愛情實可以人工製造而成之矧安德流之求婚出於至誠而又以如許代價爲催妝之品在理當得吾女之歡心安德流亦知梅瓣兒未必屬意於己然其愛心不因之而稍減特不喜作媚態以悅婦人女子耳

爾時父女默然者久之屋之內外絕無聲響遙聞禮拜堂之鐘聲飄然隨風而來令人意遠蓋清夜鐘聲最足發人猛省梅瓣兒仰視老父卽曰可矣請阿父以鑰付兒達褚曰兒何以頻索此鑰其意將何爲也梅瓣兒曰兒決聽阿父之言嫁安德流矣爲事尙未晚也願父勿出此下策時達褚方枕首於桌上聞此語淚湧如

泉垂垂如珠露直瀉於胸前歎息曰吾兒汝拯阿父於困難中矣梅瓣兒曰父勿言兒心碎矣言已抱父首於懷有如慈母之力護其子呼曰阿父其偕兒祈禱懺悔者我輩今歸安樂鄉矣

第三章

明日十點鐘安德流甫自己室中出則有一女郎候於門次徘徊可兩小時矣見安德流出呼曰亮密先生晨佳安德流曰噫是非達褚姑娘乎起何早也梅瓣兒曰儂已遲君於此兩小時矣敢有一言奉白於君安德流曰敬諾願姑娘暫入寒舍否則卽造尊府亦可梅瓣兒曰君若見許卽請至高齋一談安德流頷首狀至肅恭遂以鑰啓門導梅瓣兒入至客室安德流爲之拂拭椅席間飛塵見室中陳列亦頗精潔壁上懸古代雕刻物六事書架數具桌上鋪以細剪絨美術品之檯毯杯茗芬芳瓶花妥貼安德流以極柔和之聲音詢曰姑娘勞苦矣顧何親勞玉趾以至此也

梅瓣兒以手支頤。答曰：儂固久待實，亦未審爲若干時也。安德流曰：想姑娘當未
 早餐，乃按鈴呼僕。梅瓣兒曰：我無需。此安德流曰：我實料姑娘今晨決未進餐。脫
 僕不爲姑娘進食者，殊無禮也。語時作微笑狀，意似責梅瓣兒之故爲隱諱者。其
 實此種笑容，恆不能見於安德流之面上。有如嚴霜大雪，斗覺陽光之照眼也。安
 德流平時至爲嚴肅，笑比河清。今一變而爲溫柔，和愉之態。安德流本未有鬚，一
 笑則露其雪白之齒，爲狀亦頗美觀也。

爾時卽有一中年之僕婦入。安德流低聲囑其備早餐。然後語梅瓣兒曰：我必令
 君稍進飲食，始再請求姑娘見訪之意。梅瓣兒粉頸低垂曰：其如儂之食不下咽，
 何。安德流曰：僕必強君一進早餐，始可道及他事。梅瓣兒曰：然則我且勉從君命，
 耳。安德流曰：佳哉。姑娘能常如此者，則玉體當日益強健。今日安德流之款接梅
 瓣兒，體貼溫柔，實爲生平所未有。梅瓣兒心中亦爲之生感。念安德流之對己實
 足表其歡愉之狀也。

安德流自梅瓣兒入室後。心中不知所可。忽起。忽坐。一若有種種忙迫之事者。時而取火爐架上之小金鐘。啓其機。鍵俄又取書架亂疊之書。而整理之。且問曰。梅瓣兒姑娘亦喜讀書否。我知君必喜觀小說。惟僕則終日碌碌。未能涉獵。及此少得餘暇。則僅取各種雜誌。翻閱其圖畫。此僕所以於文學一道。日益加疏也。僕當日在學校中科學。恆不如人。惟算學。差勝耳。

時僕婦送茶入。安德流曰。姑娘請略進食。此間有糖。有酪。有奶油。麵包。我特囑庖人。薄切之。殊草草。不恭。願姑娘勿嗔。叱。且姑娘亦愛茗否。晨起宜進以紅茶。梅瓣兒曰。謝君盛意。我自執壺可也。時則安德流百覓種種閑雜之談。以延長其時刻。而使梅瓣兒得以振復其精神。梅瓣兒亦洞燭其意。以故亦深德之。蓋安德流之體貼女郎。大不類對於其情人之所爲。直如慈父之對於其愛女耳。

顧梅瓣兒。則若出於意外。以安德流之爲人。本強而無情愔。又奚能款款作情話。矧與梅瓣兒。平日相見。亦殊淡漠。今乃極盡其殷勤懇摯之意。且彼方於昨夕。受

老。父。之。驚。恐。而。欲。訴。諸。彼。意。中。人。則。拋。撇。置。於。度。外。寧。不。令。人。悲。慟。梅。瓣。兒。爾。時。不。能。不。心。感。安。德。流。然。頻。舉。纖。纖。之。手。至。於。額。際。迴。思。昨。夜。景。象。直。疑。是。夢。魔。中。事。此。種。幻。想。一。瞥。卽。逝。莫。從。捉。搦。也。

安。德。流。向。日。之。對。於。女。郎。舉。止。生。硬。而。今。日。則。一。變。舊。狀。曲。盡。溫。柔。之。意。固。知。與。女。子。同。處。大。足。變。化。其。人。之。氣。質。時。安。德。流。但。覺。有。此。玉。人。坐。於。室。中。雖。屏。障。亦。奕。奕。生。光。輝。蓋。自。有。生。以。來。曾。未。一。領。略。室。家。之。樂。乃。覺。此。室。溫。馨。如。坐。春。風。和。氣。之。中。則。亦。舉。目。周。覽。懸。念。所。至。遂。自。現。在。推。暨。於。將。來。譬。如。梅。瓣。兒。他。日。永。居。此。室。中。當。亦。爲。之。位。置。一。切。第。一。乃。預。籌。購。置。合。於。婦。女。之。品。物。以。爲。梅。瓣。兒。日。用。所。必。需。者。如。女。紅。針。線。瓶。花。爐。火。之。屬。不。可。或。缺。安。德。流。固。闌。闌。子。然。至。於。今。日。則。心。思。漸。入。於。精。微。已。環。繞。於。梅。瓣。兒。之。身。矣。

此。時。梅。瓣。兒。舉。頃。者。灰。白。之。容。色。漸。復。消。除。仍。回。其。春。風。之。面。秀。髮。垂。肩。益。增。嫵。媚。顧。每。當。安。德。流。舉。目。時。則。心。脈。爲。之。跳。動。不。已。雖。處。此。迷。惘。中。然。不。易。其。清。矯。

之操。於是徐徐進食。漸覺精神略舒。始由恇怯之故。刺促不寧。今已安貼。且深德安德流之殷勤。於是中心乃大寬慰。遂曰。安德流先生。我今有一事。願剖胸臆。安德流莊容曰。願聞。梅瓣兒曰。儂之來此。先未嘗致函於君。乞君原諒。語至此。朝霞上頰俯首。至不能仰視。安德流見狀。憐惜倍至。不欲更以他詞窘之。則曰。達禡姑娘。我知之矣。我知姑娘今日之來。必能俯允鄙人前日之所求。此如天之福也。梅瓣兒微翕其脣。卽脈脈不語。安德流曰。請聽鄙人一言。時則梅瓣兒益俯其首。而玉雪之頸。呈露於外。安德流不能見玉人之面。則囁嚅曰。姑娘當知僕不善詞。令而對於婦女。更甚蓋訥。訥不能出諸口。殊不知所可也。須知僕半生精力。全注於生業之中。而於婦人交際場中。殊未歷練。故獷麤之狀。不自知其有瀆玉人。惟生平不與綺羅相親。誠不識何以一覩玉容。卽傾心愛慕。務請姑娘今日決一言。如允我好逑者。乞出其玉葱之手。脫姑娘不允者。則我亦奉身而退。斷不敢以塵濁之狀相褻也。

語。至。此。喉。中。若。茹。大。鯁。顧。詞。色。之。間。仍。出。之。以。溫。婉。誠。篤。梅。瓣。兒。念。至。此。爲。重。要。關。頭。矣。向。者。美。滿。之。希。望。乃。如。鏡。花。一。瞥。遽。而。消。滅。卽。此。一。二。星。期。前。之。意。境。尙。如。春。風。和。煦。花。氣。林。光。滿。儲。我。思。想。之。中。今。則。如。殘。臘。彫。年。萬。物。似。作。枯。萎。之。色。而。峭。風。冷。雨。豈。徒。送。此。春。歸。耳。內。隱。隱。似。聞。人。呼。曰。梅。瓣。兒。汝。事。了。矣。

爾。時。梅。瓣。兒。口。雖。未。答。顧。心。中。默。念。我。發。吻。一。嚶。嚶。而。老。父。之。生。死。卽。繫。於。此。聲。中。我。卽。心。有。所。不。懌。亦。祇。得。犧。牲。一。身。幸。福。以。拯。老。父。於。危。迫。中。矣。此。時。梅。瓣。兒。舉。其。震。顫。之。手。安。德。流。握。而。吻。之。凡。訂。婚。者。當。有。親。吻。之。禮。今。安。德。流。乃。忽。之。然。梅。瓣。兒。若。反。以。爲。幸。事。安。德。流。起。立。繞。室。而。行。而。梅。瓣。兒。則。芳。心。志。忑。且。其。妙。目。之。視。線。亦。馳。逐。其。步。武。而。往。來。嗚。呼。讀。者。諸。君。試。思。彼。二。人。之。態。度。今。日。究。主。何。兆。恐。非。佳。象。也。

安。德。流。曾。未。經。此。中。心。已。不。知。所。可。彼。亦。烏。能。知。梅。瓣。兒。之。許。婚。乃。非。出。於。愛。情。聊。以。己。身。作。犧。牲。而。救。阿。父。乎。彼。握。此。柔。荑。於。手。者。原。極。懇。摯。而。梅。瓣。兒。則。意。態。

落。寔。報。以。冷。淡。之。狀。然。安。德。流。斯。時。固。未。有。所。疑。慮。也。爾。時。梅。瓣。兒。之。希。望。反。求。安。德。流。勿。如。司。推。芬。之。拋。撇。而。默。然。靜。坐。正。如。罪。囚。之。待。決。者。已。而。安。德。流。趨。前。梅。瓣。兒。屏。息。不。語。安。德。流。曰。姑。娘。亦。願。爲。吾。妻。乎。梅。瓣。兒。微。度。一。聲。曰。願。安。德。流。覺。此。聲。雖。微。直。甜。密。透。入。心。脾。遂。曰。我。輩。今。爲。夫。婦。矣。姑。娘。脫。有。所。需。者。不。妨。開。誠。告。我。我。必。能。副。汝。之。望。我。甚。欲。吾。妻。得。我。之。信。賴。而。亦。願。吾。妻。之。信。賴。我。也。梅。瓣。兒。俯。首。不。語。安。德。流。又。曰。從。來。女。子。對。於。結。婚。至。爲。慎。重。此。亦。無。足。怪。蓋。其。終。身。所。倚。賴。也。而。男。子。恆。漠。然。置。之。我。於。未。愛。慕。汝。時。亦。初。不。以。婚。事。置。念。以。爲。一。身。無。累。故。從。未。識。有。室。家。之。樂。然。實。亦。不。自。明。其。故。而。一。見。玉。人。卽。縈。心。曲。則。我。之。得。君。頗。亦。費。去。無。限。苦。心。矣。言。已。微。笑。語。至。此。忽。又。作。莊。容。曰。如。姑。娘。之。誠。摯。良。足。令。人。可。感。今。世。間。往。往。有。一。種。女。子。其。丈。夫。雖。掬。誠。相。待。而。仍。不。免。有。厭。棄。其。夫。之。心。寧。非。至。戾。伉。儷。和。合。乃。家。庭。之。幸。福。人。生。若。夢。爲。歡。幾。何。何。自。苦。乃。爾。我。今。作。此。長。言。將。阻。君。發。語。君。將。有。所。言。乎。

梅瓣兒曰。無他。吾父……安德流曰。我知之矣。丈人峯作事亦太孟浪。致有此厄。然今已消此患難矣。我頃者出外本擬往訪之。今且勿道其事。第有一語不能不奉告。使汝亦稍得知其梗概。我所處之地。地亦足稱溫飽。每年所入可二千鎊。特我若刻意經營。當不止此。蓋商人貿易之事。汝乃不知其蘊操之。既熟則安坐家中而享之不盡耳。君既來歸。則我不能使愛好之人清苦如貧女也。言次。又舉目視屋曰。此屋亦爲我產。尙有一屋亦他人典於我者。似較精緻。二屋中汝可選擇其一。我又將特支一款爲家庭所需。及汝自由使用之資。惟此實瑣事耳。且汝亦願與阿父同居否。梅瓣兒曰。願之。特我於生產上事。初無經驗耳。

安德流曰。此亦何害。習之既久。自能明曉。且我將以我輩訂婚事。馳書通告於吾弟。司推芬蓋前此我向汝求婚之事。亦已函告之矣。想彼亦甚樂聞也。梅瓣兒愕然曰。嘻。令弟司推芬乎。語時。日注安德流手顫心躍不已。安德流曰。然渠今方在伯勒頓。蓋以身體孱弱。至彼處略事養疴。現已日漸康強。前日嘗以書至。謂我與

汝訂婚一事渠甚祝其早成云梅瓣兒瞿然曰噫彼乃作是語安德流欣然曰吾弟固與我衷同情者君須知吾兄弟爲學生至相友愛且無一事相隱祕知兄莫若弟手足之情謂根於天性者非歟

梅瓣兒聞其道及司推芬之名則心如刀剗雖極力鎮定顧於安德流後之所云者實未嘗入耳但聞安德流道及其弟之名則聲音亦覺柔愉耳少選又曰君見吾弟之時較多於我當能熟知其人梅瓣兒以極細微之聲音應曰然安德流曰然恐姑娘尙未知吾弟性習我則知之最深耳以吾弟之蘊藉風流尤足見悅於人惟吾兄弟兩人之性質則背道而馳我素拘迂凡事輒謹守繩墨若吾弟者則放浪豪縱其道實相反我盡瘁於生計問題不甘浪費而彼乃脫手千金視等草芥我謂此儻來之物雖不足置懷然旣立身於社會不能不藉此以自活故我嘗切責其非渠亦曰吾兄責我固當然我之性質乃不與兄相類我直自誤而已嗚呼此種言語亦出自彼肺腑之中彼之不事家人生產良足爲之惋惜然以彼

處。事。之。智。慮。乃。勝。余。十。倍。我。則。於。貿。易。上。事。自。詡。略。有。經。驗。無。論。若。何。商。界。中。困。難。之。事。一。經。我。手。便。舉。重。若。輕。惟。慣。聽。市。聲。恐。全。體。無。一。雅。骨。風。雅。之。士。惟。吾。弟。足。以。當。之。耳。

言。已。蹶。然。梅。瓣。兒。殊。不。能。耐。安。德。流。曰。我。語。言。龐。雜。姑。娘。亦。覺。倦。乎。梅。瓣。兒。曰。否。我。之。倦。非。關。君。也。安。德。流。曰。姑。娘。夜。來。亦。未。睡。足。耶。梅。瓣。兒。曰。然。我。昨。夜。僅。睡。半。小。時。耳。安。德。流。笑。曰。想。姑。娘。日。來。胸。中。煩。擾。思。深。腦。動。遂。致。未。能。深。入。睡。鄉。今。已。安。坦。無。勞。焦。慮。我。爲。君。進。茗。可。乎。梅。瓣。兒。曰。我。已。不。能。更。飲。矣。安。德。流。曰。然。則。我。送。姑。娘。歸。家。於。是。握。玉。手。親。之。遂。挽。臂。同。出。

第四章

梅。瓣。兒。歸。已。室。其。心。中。不。知。爲。悲。爲。樂。爲。恨。爲。愁。此。身。如。流。浪。於。茫。茫。黑。海。之。中。莫。知。所。屆。而。眼。前。一。片。黑。闇。又。如。在。墟。墓。中。斗。聞。外。室。有。老。父。聲。呼。曰。梅。瓣。兒。汝。已。睡。耶。曰。未。也。然。則。兒。能。一。臨。樓。下。乎。梅。瓣。兒。曰。諾。於。是。略。整。其。衣。以。羅。巾。拭。雙。

眸。勿。令。其。露。淚。痕。珊珊。而。下。時。服。裝。既。澹。素。而。容。色。亦。憔悴。眉。黛。間。似。鎖。有。深。愁。者。達。緒。曰。兒。且。就。坐。頃。者。安。德。流。來。渠。謂。今。日。不。敢。再。見。汝。恐。汝。疲。倦。不。欲。相。擾。也。是。人。頗。知。節。制。且。又。懇。摯。我。爲。兒。慶。得。人。試。思。較。彼。浮。浪。之。子。非。相。判。天。壤。耶。老。達。緒。每。作。一。言。輒。多。停。頓。似。待。其。女。之。答。詞。者。久。之。久。之。梅。瓣。兒。始。言。曰。父。乎。請。勿。絮。絮。言。此。惟。兒。既。親。口。許。彼。則。終。當。踐。約。耳。達。緒。愕。然。曰。然。則。兒。仍。以。勉強。出。之。乎。梅。瓣。兒。曰。兒。亦。不。審。何。故。與。彼。終。隔。一。層。薄。膜。達。緒。曰。兒。當。習。之。蓋。愛。情。可。以。由。漸。而。生。此。凡。爲。人。婦。者。應。盡。之。責。也。梅。瓣。兒。曰。兒。當。敬。聆。父。訓。達。緒。曰。觀。兒。狀。其。態。已。甚。豈。失。眠。所。致。耶。且。兒。勿。以。阿。父。強。迫。故。成。此。脫。兒。有。不。願。則。仍。可。作。爲。罷。論。也。梅。瓣。兒。曰。今。日。本。已。成。舟。可。勿。再。述。前。事。願。父。恕。兒。不。欲。聞。也。達。緒。曰。頃。者。兒。不。告。老。父。獨。往。安。德。流。家。使。老。父。懸。心。殊。不。寧。不。審。彼。對。兒。如。何。梅。瓣。兒。曰。安。德。流。之。爲。人。至。爲。長。厚。達。緒。拊。掌。曰。然。也。然。也。彼。性。本。仁。厚。特。未。流。露。於。外。耳。從。此。兒。可。以。閱。歷。世。情。須。知。凡。自。表。其。美。者。中。必。不。誠。安。德。流。訥。訥。

如不能出諸口。然篤實君子也。梅瓣兒曰：我今日欲叩老父以一事。老父與安德流究有若何之關係。老父有債約在彼手乎。抑別有他事乎。達褚迴面曰：此事兒不必問。總之安德流者能拯老父於危者也。梅瓣兒曰：然則今且事了。未曰：未也。此事終必待汝結婚以後。

梅瓣兒沉吟曰：然則阿父仍困於彼勢力範圍中乎。曰：然。曰：渠不見信。老父乎。達褚鬢蹙曰：邇來我實無可信之據。授彼寧能令彼信我。梅瓣兒曰：不惟不信老父。且亦不信我。達褚曰：兒勿多疑。渠之種種我知其意在速成婚事耳。梅瓣兒曰：若渠能立援老父以手。則兒甚感之。今若此其與強迫結婚何異。兒今既以身許此人。自當力踐其諾。特兒爲老父故。非爲渠也。達褚曰：兒今以安德流不爾信實。乃大誤。蓋此爲老父之事。阿父曾有一次失信於彼。致彼疑我甚矣。信用之不可失也。且卽觀渠之鍾愛其弟。有逾尋常。以我視之。其弟亦殊不值乃兒之見愛也。梅瓣兒默然不語。達褚曰：安德流殊富。然生平殊未誇耀於人。我願彼以金錢澤

及吾兒梅瓣兒曰此何謂也達褚曰凡富家子恆以資財分給其妻爲其自由之使用梅瓣兒面大積曰阿父曾與彼道及此乎達褚曰未也此僅我意想之詞耳梅瓣兒曰彼安德流以金錢買兒心是輕兒也蓋兒殊不欲與安德流涉及金錢之問題也達褚曰兒言殊非經歷之談爾既爲人婦則一切家事均汝所整理而家事經濟又烏可不經汝手且渠曾語我謂每年以三百鎊爲汝衣飾雜用之需彼爲男兒又奚能瑣屑計也

達褚語時梅瓣兒方注目於桌上之一緘上有地址曰伯勒頓頓士路五十二號司推芬亮密先生收時渠方注全神於此殊不聞其阿父之言達褚見其女之視線集於此緘乃曰爾視此緘耶是乃安德流開示我以其弟之居址彼欲我作函一告其弟也蓋安德流之愛其弟無微不至余覺司推芬之爲人雖可鄙棄然以彼阿兄之故爾亦當善處之梅瓣兒曰渠亦云其弟逗留伯勒頓以何日始歸乎達褚曰聞至迅須二三期其兄每日操作甚繁劇然每星期恆寓書至二三次

友愛。可云摯矣。梅瓣兒曰：休矣。兒不欲聞矣。遂歸己室。

梅瓣兒既歸寢室。則嚴扃其扉。運筆如飛。方書司推芬之寓址於一封筒也。蓋斯時。梅瓣兒之心中耿耿。有一事者。則以當日與其情人往來之密函。今已身有所屬。不能聽其遺留一字於外也。在當日。憐我憐卿。盟深鸚鵡。固以爲海枯石爛。不改此心者。今日又成別一天地而前。此陳迹大似春夢。留痕梅瓣兒其亦將何以自遣。彼方著筆於紙上。遽起立。自一小巾箱中出函件一束。圍以藍色之絲帶。蓄薇露之氣。則芳馥襲人。嗚呼。是何物者。非卽司推芬常日所與之書耶。

爾時。梅瓣兒握此束書於手。爲狀如癡呆。又以手支頤。目光注此藍色帶上者。久之。傷心已極。淚泉若枯涸矣。惟撫弄所束之藍帶。微嗅花露之芬芳。迴憶當日。每得個人之書。有如五色朶雲。自天外飛來。展牋。雜誦。笑顏爲開。卽睡眠之際。亦常置之牀頭枕底。尙憶中有一書。翰得之於十月某日。是日也。天容霾晦。慘霧漫空。遙望對門之屋。白茫茫。僅露微影。路上行人均疾趨而過。狀至愁慘。若非藉煤燈。

之。力。者。則。舉。手。且。不。見。五。指。矣。而。爾。時。乃。得。彼。人。之。書。反。覆。展。玩。至。再。至。三。中。心。之。樂。實。無。可。以。描。寫。雖。天。氣。陰。森。而。此。室。若。獨。透。暖。氣。幻。象。叢。生。則。轉。瞬。爲。春。日。之。韶。光。鳥。語。花。香。山。光。林。氣。髣。髴。迴。旋。於。吾。腦。中。今。昔。相。較。非。有。天。壤。之。感。耶。此。時。梅。瓣。兒。櫻。脣。翁。張。似。欲。有。言。纖。指。撫。摩。欲。復。尋。此。信。而。胸。中。突。突。不。已。不。覺。自。歎。曰。嗟。夫。梅。瓣。兒。汝。又。自。苦。耶。則。不。如。勿。再。觀。此。懊。惱。之。物。盡。以。返。諸。其。人。第。今。日。之。置。書。於。彼。作。何。措。詞。用。何。稱。謂。將。仍。以。向。者。親。密。之。詞。出。之。乎。已。矣。我。今。第。請。其。返。我。舊。日。之。信。而。我。亦。返。其。書。也。而。已。梅。瓣。兒。方。凝。想。問。而。此。一。束。之。信。函。中。斗。見。有。一。物。蠹。於。其。中。抽。視。之。則。爲。一。硬。紙。片。而。黏。有。花。瓣。者。蓋。司。推。芬。嘗。以。玫。瑰。花。贈。彼。彼。以。花。不。久。就。萎。則。摘。其。瓣。而。壓。之。使。平。黏。附。於。一。紙。上。誌。之。曰。吾。摯。愛。之。司。推。芬。贈。嗚。呼。花。猶。如。故。人。面。已。非。對。此。殘。花。益。增。愁。緒。耳。於是。梅。瓣。兒。遂。以。花。投。諸。火。已。乃。將。此。藍。帶。所。束。之。書。函。入。一。巨。封。書。其。寓。址。出。而。付。郵。又。默。念。司。推。芬。得。之。將。如。何。抑。拒。而。不。納。乎。或。徑。返。我。書。乎。越。三。日。自。郵。

足遞來一函。開緘則寥寥數字。曰汝之書我已焚之矣。噫。梅瓣兒從此斬斷愛根。將謂與司推芬之情。不屬矣。

顧安德流者。充其腦。均金錢。思想不善。周旋於女子者也。每於星期三日。則詣達褚家。與其父女敷衍兩小時。卽匆匆去。鐘鳴八下。達褚常曰。噫。安德流將來矣。語未畢。而履聲橐橐。安德流已至。蓋已視爲成例。不爽其時間也。彼以爲凡人作事。當有一定之時間。以此種習慣。頗養成人之有恆心也。渠又好居辦事室中。謂勝於家居。而足跡未嘗一至俱樂部。至於飲博遊戲之場。更未嘗一見安德流之蹤跡。不與宴會。不聞樂歌。實一純粹了無嗜好之理財家也。

彼雖爲耶教徒。而生平不審幾次。曾親臨教堂。卽對於慈善事業。亦未肯稍破慳囊。彼謂此等慈善事業。反足長人依賴之心。生平對於百事。藐視者多。讚美者少。惟頗愛其司推芬。今則更添一摯愛之人。爲其未婚妻梅瓣兒也。安德流性不近女子。而自求婚以後。則正如枯樹著花。斗闢一新境。惟此新境之蹊徑。尙未拓也。

渠至。達褚家。恆與老達褚談。梅瓣兒則作女紅。以伴之。默然不作一語。問之。始答。兩人若絕無眷戀之情者。

安德流來時。每與梅瓣兒握手。似較他人爲稍久。然亦未嘗緊握。弗釋。至於接吻之事。則絕無矣。彼之待梅瓣兒。蓋其摯愛存之於心。不事流露也。渠每別其父女歸家時。默念吾妻于歸。我當不能如今日之營營逐利。亦宜稍享閨房之福。一日梅瓣兒置手桌上。安德流遽捫之。乃急縮回。梅瓣兒若無其事。而渠乃自思曰。茲事良可笑。胡彼竟不知我手之觸彼者。安德流之呼梅瓣兒。也不以字。而曰達褚姑娘。老達褚聞之。良詫。怪曰。君豈不知彼之小字爲梅瓣兒耶。將于歸後。亦作如是稱謂耶。寧非笑人。安德流期曰。然則我稱爲梅瓣兒。不嫌唐突耶。

梅瓣兒每聞道及司推芬。則容色變異。渠輩言語中。偶齒及之。則彼必出室。某日安德流方道其弟之美行。而梅瓣兒匆匆出室。如奔避不遑者。安德流以問達褚。達褚曰。此女性情孤僻。汝勿理之。人言女子之性情。恆多如此。嗣後君有家室。宜

稍事研究。安德流曰：然則我以此故而令姑娘不悅耶？幸丈人見教，惠我不細。達
 褚曰：此雖細事，影響於家庭者甚大。安德流曰：良然。我思令愛或不致惡。吾弟平
 時渠亦曾道及否？曰：偶亦道及。且曾與令弟相遇數次。司推芬固爲一守禮之士。
 將與君同居乎？安德流曰：然。自幼卽與之同居。令愛前曾見吾弟，想必能相得也。
 達褚曰：司推芬良足見悅於女界。抑我更有一語欲陳於君，而頗慙啓齒。然於足
 下前固不妨言之。自來訂婚時，必略有聘物以爲信。此事君殆忽之矣。安德流曰：
 噫！我乃不諳此種禮節。達褚曰：通例凡男子訂婚於女子，恆贈以指環。安德流曰：
 指環耶？我乃忽之矣。我殊抱歉，尙乞令愛之見恕。此事良失禮也。是夜安德流卽
 辭達褚而出。明日來較早，則出小珠寶之盒，置諸梅瓣兒手中。曰：願君笑納。此微
 物。梅瓣兒知爲訂婚指環，不覺一震，俯首噤不作聲。癡然木立。達褚故意呼曰：兒
 乎？試啓之，是何物耶？
 於是遂由其女手中取而視之，則紅翦絨之裏，深護一金剛石之指環，乃高擎之

曰美哉指環。安德流乎汝其爲之戴於指上可乎兒乎汝其伸手令渠爲汝戴此指環也。梅瓣兒含羞伸左手與之。安德流捧之曰珠寶肆中人詔余以當戴無名指上。達褚曰合矣兒可謝汝夫婿也。語已佯咳而轉其首。安德流遂微親梅瓣兒之頰而梅瓣兒更不能忍其淚則翩然出室。

達褚曰如此方合於禮蓋吾女一生之大紀念也。安德流曰是我過於疏忽至以爲歉恐不止此指環已也我恆自思我之馬齒長而事又繁。達褚猝止之曰否爾二人年齒正相當耳。安德流曰非也試觀司推芬彼與我同庚而其人卽活潑靈敏似較我年輕十餘歲可見各人之處境不同也。達褚聞言忐忑不安面上忽現皺紋乃曰脫令吾女眷戀司推芬者我殊不安。令弟之美德果有如君所言者惟其放蕩之性我良不喜。

安德流曰吾弟頗爲婦女所見悅則婚事亦至易。達褚曰以老夫平心而言君弟年非幼穉亦當稍有把握夫爲之父者孰不欲其女之所適得人且能自立而不

依。賴。他。人。者。君。愛。其。弟。摯。當。不。責。我。之。謬。也。安。德。流。曰。雖。然。我。覺。世。上。之。人。俱。不。可。信。所。可。信。者。吾。弟。耳。渠。之。對。於。阿。兄。頗。爲。誠。篤。耳。是。日。二。人。暢。談。甚。樂。安。德。流。曰。丈。能。請。令。愛。與。我。作。片。刻。祕。密。之。談。以。定。婚。期。乎。達。褚。欣。然。曰。可。我。當。往。喚。之。

第五章

達。褚。既。至。樓。上。見。梅。瓣。兒。呆。立。室。中。緊。握。雙。手。面。容。慘。白。頃。者。安。德。流。所。贈。之。指。環。則。棄。置。妝。臺。上。達。褚。見。此。狀。心。痛。如。割。念。此。可。見。吾。女。心。事。實。以。我。故。而。強。合。之。也。梅。瓣。兒。初。不。虞。老。父。至。此。爲。之。一。驚。久。久。乃。曰。渠。已。去。乎。達。褚。曰。未。也。梅。瓣。兒。曰。然。則。渠。特。令。老。父。來。喚。我。乎。曰。然。梅。瓣。兒。凝。思。半。晌。曰。兒。必。往。見。之。遂。挽。父。臂。欲。行。達。褚。曰。嗟。乎。吾。兒。汝。心。果。有。所。不。適。耶。然。則。何。不。早。與。阿。父。言。之。梅。瓣。兒。曰。未。也。

達。褚。曰。兒。勿。給。阿。父。阿。父。固。已。知。之。試。思。是。日。之。夜。本。已。了。吾。事。矣。我。之。此。心。惟。上。帝。鑒。之。不。料。爲。爾。所。覺。蓋。我。逆。知。此。事。無。甚。佳。果。也。及。至。汝。允。嫁。安。德。流。時。我。

頗信汝之誠。謂汝必能與安德流至諧。無忤。今我始知汝未屬意。於是爾甘犧牲。一生愛情以爲我。爾志可嘉。爾行誠孝。特我觀汝勉強之狀。殊不能不令老父心碎。耳且爾之訂婚指環。何在乎。言已。四顧尋覓。已乃見之於妝臺上方。欲取之。而梅瓣兒已奪去。達褚曰。兒乎。汝以指環與我。我將告以不能嫁。彼以與彼。絕梅瓣兒曰。然則老父如何。達褚曰。兒勿過慮。老父自有處置。梅瓣兒曰。噫。兒非嫁。彼彼將置老父於不顧。嗟夫。阿父幸赦余罪言已。倒地抱其父膝曰。兒性執滯。幸父赦我。我今將改其乖戾之性。而爲好女子矣。兒今將洗面。以往見安德流。兒今手顫。請父爲兒少傾盆水。此水清涼。足以醒兒迷蒙之念。兒頃者以安德流爲狀愿。慤致不懌於心。然此又何傷。今已銷去此種之思想矣。

語時。遂以指環戴指上。以示其父。曰。此物良可愛。兒殊不能忘此物。想此指環所值。必不貲父乎。試觀兒面有淚痕。否。梅瓣兒言時。纍纍如貫珠。願以語急帶微喘。則頻頻自拊其心。達褚曰。我今告爾一語。則關汝婚事者。卽安德流欲與汝早定。

婚期也。梅瓣兒曰：渠乃以此權付我乎？然此事當由彼定之。權本屬彼，反以詢我何也？達褚曰：兒當知渠於此等不甚注意，故每不中程式。梅瓣兒曰：父言良然。兒覺常日對彼，殊嫌冷淡。嗣後兒爲彼婦，後當極力銷滅此態度。蓋我深知安德流殊愛我者也。

達褚曰：善。我信安德流必極力以造成家庭之樂。梅瓣兒曰：兒亦從此助其成。一快樂之家庭也。達褚緊握其女之手曰：兒言信乎？梅瓣兒曰：兒豈誑老父者？達褚乃抱其女而親吻。兩人遂下樓。此時安德流與梅瓣兒深談至半小時，歡洽之狀爲訂婚以來所僅有。久久爲甜密之握手。安德流似毛骨中均透其奇煖者。梅瓣兒亦知安德流之對於己，出自誠摯之情，固不視爲愛情之作用。實視爲應盡之天職也。少選，卽邀其父入室，告以婚期。訂於兩月後。達褚見兩人親暱之狀，自覺樂甚。開瓶酒爲兩人壽。是日安德流之在此較平日多半小時。去時梅瓣兒送之門外。安德流曰：願君晚安。我今日殊樂甚也。

安德流既去達褚曰我明日且有事渠告我謂有一屋係他人典與渠者今此屋入彼手屋中并有什物至夥以現居之屋或甚簡陋謂不足以容汝且無花園僅屋後一小場脫彼一人居此亦足自適第此後渠有室家不能不稍事恢闔現所得之屋大可八畝內有花園嘉果繁殖涼亭水榭殊有佳趣彼又詢我以汝愛花否余謂汝愛之甚又告彼以汝酷好音樂又能唱歌新屋中有一鋼絲琴倘已窳舊不能用者則將另購一新琴云自此屋入大門之內有一修徑可容馬車之來往梅瓣兒乎我殊爲兒慶得人此後之幸福正未有涯涘也

老達褚言之津津有味梅瓣兒亦隨口問曰新屋何在達褚曰在北赫姆士担街是處所居櫛比類皆大廈若遷往彼處則頗能識得一班新鄰居且是間屋價歲必增高安德流謂不出十年則此屋之值當倍蓰其所購得之價安德流固善理財且亦不僅此地產也若公司若國債券若股份票何者當漲何者當落渠能億則屢中不爽累黍噫老父若能如安德流者則今日且面團團作富家翁矣第今日

言此亦復何益。彼之得娶爾。固彼之幸福也。而兒之得嫁彼。幸福亦當稱是。總之今日世界實爲一金錢之世界。能令人生。能令人死。能成人。能毀人。時而使寡人子一躍爲富翁。又時而使富翁。陡落千丈。則金錢之偉力。詎不能驅遣人哉。

梅瓣兒曰。老父何竟不一研究致富之術。我每見與過去之阿母相對時。已入窮鄉深處矣。達褚曰。人生受貧寒之苦。實如受最慘之刑也。梅瓣兒曰。雖然我見阿母殊欣愉無憂色。達褚曰。然渠頗能隨遇而安。言時以手掩面。似有無限悲愁者。蓋迴憶舊日伉儷之樂。不能無淒然於懷也。已而達褚見梅瓣兒有倦色。則促之使睡。顧梅瓣兒返室後。輾轉不能成寐。繼念我今日宜將已往之事。盡力拋撇。專注力於盡職之一事。思深腦疲。則亦就睡。乃夢中忽見司推芬責其無情。遽卽驚醒。

醒後復夢。則別一境界。乃見其所訂婚之人。產業日日加增。二人駢立園中。百花怒放。香氣襲人。愛情之神。鬚自其前。過安德流語。梅瓣兒曰。我今種花於此。君

觀其長大第不久。卽枯萎耳。凡物能久存於世界者。惟黃金燦爛之花耳。此時見安德流所栽之花。漸高漸長。茁芽發葉。含葩開花。頓覺罡風吹處。香氣漸失。而花亦垂萎。失其顏色。愛情之神。亦垂首斂翼。爲狀殊憊。梅瓣兒醒後。雙眸爲澀。惟胸中擾亂。思有以驅除之。而未得也。

是日下午。達褚自外歸。欣欣然有喜色。曰。頃已往視新居矣。安德流已決定成婚。卽遷居於此園林。雖略有荒蕪之象。已命人整理之。家具亦頗有堪用者。脫有不。用之物。可造冊至拍賣處。拍賣之。別購以新者。梅瓣兒曰。然但得合安德流意。斯可耳。達褚笑曰。汝所喜者。彼當亦喜之。渠云。彼所用之物。甚簡。惟恐不當。汝意。蓋女子恆喜美麗品物。往往與男子異趣。彼辦事藏書休息。僅兩室而已。足以渠非。長日坐守在家者。故也。噫。我幾忘之矣。安德流約吾輩於星期日之七點鐘。至其舊屋。晚膳。星期日相晤後。彼謂當小別。且明晚恐亦不能來。

梅瓣兒微微點首曰。我輩自當赴宴。達褚曰。司推芬亦與會。梅瓣兒作驚惶之色。

曰。司。推。芬。歸。乎。曰。歸。今。晨。方。至。爲。狀。甚。佳。渠。非。養。疴。乎。今。已。大。痊。矣。渠。云。在。伯。勒。頓。甚。適。所。有。費。用。悉。出。之。阿。兄。若。天。下。人。皆。如。我。之。兄。弟。者。寧。非。世。界。大。進。步。於。今。日。兄。聞。此。語。則。亦。微。笑。拍。弟。之。肩。爾。時。往。觀。新。屋。而。安。德。流。所。視。爲。重。要。之。第。一。着。者。卽。修。理。其。花。園。司。推。芬。則。謂。當。僱。一。園。丁。與。圻。者。而。渠。乃。監。視。督。察。之。此。爲。我。擅。長。之。術。耳。安。德。流。亦。笑。領。之。我。返。家。時。沿。途。自。思。脫。司。推。芬。無。此。寬。宏。之。阿。兄。者。則。其。境。况。尙。堪。設。想。乎。夫。司。推。芬。之。談。笑。固。佳。而。安。德。流。亦。外。剛。內。柔。明。日。我。盍。往。一。視。新。屋。兒。若。無。事。者。可。偕。行。也。

梅。瓣。兒。曰。兒。本。無。事。耳。達。褚。曰。良。佳。明。日。早。膳。後。我。輩。偕。往。兒。亦。知。近。日。服。飾。之。肆。何。處。佳。者。此。蓋。汝。置。辦。妝。奩。之。費。也。語。時。出。鈔。票。一。束。曰。此。爲。一。百。磅。梅。瓣。兒。曰。百。磅。得。無。過。多。乎。達。褚。曰。然。第。汝。必。盡。用。之。勿。贖。一。辨。士。也。是。日。爲。星。期。四。距。星。期。日。尙。有。數。日。梅。瓣。兒。尙。得。從。容。預。備。以。對。付。司。推。芬。自。念。當。極。力。支。持。勿。令。呈。露。前。此。二。人。相。愛。狀。態。此。時。梅。瓣。兒。一。變。沉。毅。之。狀。此。皆。盡。職。二。字。有。以。激。之。

也。顏。色。亦。不。復。沮。頹。則。時。作。嫣。然。帶。笑。之。容。其。父。見。之。不。禁。色。喜。以。爲。其。女。果。已。有。愜。於。心。矣。

明。日。父。女。往。視。新。屋。室。中。家。具。孰。留。孰。去。詳。編。目。錄。顧。梅。瓣。兒。殊。鮮。不。喜。之。物。蓋。渠。素。性。儉。樸。又。知。安。德。流。亦。不。喜。鋪。張。也。梅。瓣。兒。且。以。爲。在。此。新。屋。中。或。者。得。遇。司。推。芬。而。孰。知。司。推。芬。不。至。以。司。推。芬。之。任。意。作。爲。或。無。有。厝。意。及。此。者。渠。知。其。暗。中。均。有。伏。機。彼。恆。言。浮。生。若。戲。劇。吾。人。生。此。世。界。固。宜。行。動。如。戲。劇。也。

第六章

星。期。日。梅。瓣。兒。竟。赴。安。德。流。之。宴。衣。飾。亦。至。爲。華。美。外。披。以。淺。灰。色。之。外。褂。略。點。綴。以。他。種。顏。色。胸。次。簪。一。絳。色。之。花。達。褚。見。之。歡。悅。無。量。仔。細。端。詳。者。良。久。曰。美。哉。兒。也。何。豔。麗。若。此。惟。汝。面。容。略。挾。慘。白。之。色。兒。何。不。少。施。脂。粉。耶。梅。瓣。兒。曰。否。兒。頗。嫌。此。脂。粉。之。氣。老。達。褚。曰。佳。哉。兒。衣。至。雅。靜。也。梅。瓣。兒。曰。然。兒。喜。此。灰。色。一。種。不。審。婚。禮。時。亦。可。衣。此。乎。達。褚。曰。我。其。將。商。諸。安。德。流。乎。梅。瓣。兒。曰。我。知。渠。必。

將。以。白。色。爲。佳。也。老。達。禱。曰。我。知。安。德。流。於。此。等。事。初。未。研。究。或。不。注。意。及。此。也。
 時。則。梅。瓣。兒。徐。徐。紐。其。手。衣。達。禱。又。曰。方。兒。更。衣。時。得。安。德。流。書。謂。今。日。之。宴。尙
 有。他。客。以。座。中。僅。有。一。女。客。恐。汝。岑。寂。不。歡。故。已。命。弟。往。邀。吾。姨。母。來。其。名。爲。槐
 尼。村。居。人。也。安。德。流。能。思。慮。周。密。若。此。誠。可。謂。智。者。其。心。眼。乃。如。貯。錢。之。撲。滿。他
 人。不。得。啓。而。觀。之。特。今。宵。汝。當。不。以。爲。煩。也。梅。瓣。兒。曰。來。日。正。長。他。日。宴。會。之。事
 正。多。不。知。彼。除。槐。尼。夫。婦。外。尙。有。其。他。親。屬。否。若。座。中。僅。有。一。女。子。殊。令。我。局。躑
 不。自。安。也。

俄。而。麟。麟。之。聲。當。門。而。止。則。安。德。流。家。以。馬。車。來。迎。父。女。二。人。遂。上。車。去。既。至。一
 婦。人。延。客。入。此。卽。前。次。梅。瓣。兒。初。來。時。爲。之。備。茶。點。者。曰。姑。娘。請。至。樓。上。一。理。妝
 乎。梅。瓣。兒。隨。之。上。樓。入。一。室。此。室。似。專。設。者。乃。對。鏡。理。鬢。而。此。僕。婦。注。視。之。曾。不
 少。瞬。渠。可。中。年。面。白。皙。而。髮。淡。黃。身。材。頗。修。短。合。宜。年。少。時。當。爲。一。麗。姝。態。度。殊
 安。閑。少。選。乃。曰。姑。娘。不。以。我。爲。唐。突。者。敢。進。一。言。語。時。狀。至。莊。雅。梅。瓣。兒。對。之。殊

歡悅曰請試言之曰敢問姑娘嗣後我輩之執役將有所更動否梅瓣兒曰更動耶此語何指也曰無他此後尙得服役於茲乎蓋余侍主人八年於此矣安德流先生謂余之服役尙適其意余之不以姓稱者蓋以有兩亮密先生所以辨別之也余謂吾主人完姻後家事必當整理也

瓣梅兒曰誠如君言渠欲遷至一新屋婦曰豈曰欲之實決計遷居矣願姑娘至此新屋後愉快勝常第我輩服役等事嗣後將由新夫人處分故不能不請命於姑娘也梅瓣兒曰噫我知若意矣嗣後汝當仍服役於此亦自然之道也以我年穉且少閱歷對於家務更乏經驗脫非有如汝之老成幹練者以佐我理家政或致僨事也婦曰噫姑娘何謙挹若此余以孀居僅有一小女相伴顧吾女尙不羸陋余斗膽敢以其年齡比諸姑娘或祇少姑娘一二齡耳老婦名柏士頓吾女名愛美蓮嗟夫我輩母女相依倍極親暱姑娘若不以為唐突者我敢以其小影呈姑娘也

柏士頓道及其女時一種慈母之狀態流露於顏色梅瓣兒曰佳試以小影示我
 柏士頓探懷出其女之小影果爲絕艷梅瓣兒曰美哉此女郎也柏士頓曰此女
 殊肖我我於年輕結婚時曾攝一影與此相髣髴也梅瓣兒還其照片曰佳哉佳
 哉常得與姥同居想必有以輔我柏士頓曰然我今與姑娘相談後始知姑娘實
 爲一慈愛體恤之主人我服役於此有年矣若安德流先生之性情我已熟揣而
 得脫一旦之他家殊難揣主人之性我故寧留此耳梅瓣兒曰請問姥居此爲何
 職曰管理家政耳梅瓣兒曰然則姥仍爲我管理家政可耳時整妝已竟遂至樓
 下。

老達褚方與安德流閑話於迴廊見梅瓣兒至乃曰兒何遲遲也梅瓣兒出其纖
 纖玉手以與安德流爲禮且答其父曰兒方與柏士頓夫人談話也渠恐其不能
 留此故殷殷致詢安德流曰然渠曾問我我囑其問君蓋家務之權自當屬之主
 婦達褚曰良然自今後兒可行使其家政權也雖然汝年穉尙待學習安德流君

以爲然否。安德流曰：如長者言。又迴顧梅瓣兒曰：君答彼以何語。梅瓣兒曰：渠謂服役尙稱君意，則我自慰留之而已。

安德流曰：此人作事，曾未拂逆吾意，且雅有恆心。君異日當知其佳處也。老達褚曰：御下當以寬恕，萬勿過嚴。我恆見爲人主婦者，類多傲慢恣肆，以致僕役輩輒多怨聲。吾兒當勿作此態。此時安德流卽起立曰：我輩今可入餐室矣。槐尼夫人或久待於此，我輩入室後將有一肖我之人起迎我輩矣。梅瓣兒無言。安德流曰：我不善交際，惟俟新宅整理後當卽遷居。梅瓣兒曰：我自當助君一切。第我亦少經驗，脫有錯誤，君必明以告我，矧我於操持家政缺點尤多，趁此學習，或猶未晚也。安德流曰：吾兩人相處既久，必互審性情，彼此有相切磋之道也。此時三人偕入餐室。室中橫一桌，陳設頗精雅。新置一鋼絲琴，與一軟胎胡床。室隅置兩安樂椅，桌上鮮花數球。司推芬不在室中，僅有海利波與其妻槐尼夫人在。海利波衣燕尾之服，立火爐之前。衣之後裾直拂爐上。幸爐無火，否則將燼矣。

槐尼夫人則坐其旁以目注夫若有所言脫令夫人立而不坐則將俯而與語蓋夫人體碩而頤海利波則短小類童穉因思世間夫婦之修短相差如此而異性相吸實爲不可思議之事顧其婦之聲尖如軍笛而乃夫則發吻如洪鐘二人均衣夜服如赴大宴會者而達褚與安德流則均常服耳達褚父女入室後大衆寂然少選槐尼夫人先發言其聲尖銳乃令達褚父女爲之駭然默念如此軀幹魁碩之婦人發聲乃爾尖細既乃悟造物之調劑非然者將與一偉男子無別已

夫人曰安德流汝今宜爲吾輩介紹也安德流曰然我實未嫻於禮遂回首語梅瓣兒曰此爲吾姨丈及姨母海利波先生與槐尼夫人也復一一爲諸人介紹海利波呼曰樂哉其聲之響如鎗聲猝發小兒聞之當怖而大啼幸海利波所發皆簡短之語若令其作長言者則將如機關炮之連珠爆發也其聲之洪頗足令壯夫辟易則試登戰場大足叱咤三軍惜考其體格殊不類武人足短而腕細兩目如鼠當其發聲時則挺身作立正姿勢鞠躬爲禮爲態至恭而槐尼夫人亦與梅

瓣兒款洽狀極篤摯曰此我可愛之甥婦我願長日見汝海利波我言然否海利波作霹靂聲應之曰然槐尼夫人又曰安德流我乃賀汝得佳婦矣

安德流頷首微笑此際聞人譽其妻更樂不可支梅瓣兒以衣服之都雅態度之安閑益形嫵媚安德流頻頻注視之斗聞海利波忽呼曰倍倍（按此爲西人呼嬰兒之詞）我殊悶損也梅瓣兒初聞之愕然以座中惟渠年最少疑其呼已孰知海利波之呼其妻乃作是稱謂槐尼夫人曰若勿爾爾此乃我之誤會有以致之海利波曰否是出於我之誤會我可以自承其咎蓋凡爲丈夫者當擔當其所爲之事耳語時挺其胸一若欲張此渺小之軀以示其爲雄偉丈夫者槐尼夫人曰然則此事之誤兩人各承其半可耳

於是槐尼夫人向衆述曰昨日吾甥司推芬至我家謂安德流今日見邀……梅瓣兒姑娘司推芬常來我家君暇時亦可惠臨我輩有敝廬一所亦尙可款客海利波亦常在家海利波接言曰惟星期六則我將整理神聖之花園每逢是日余

必爲花園一日之奴隸而我又視之如赴敵恒語之曰明日當治爾矣蓋以翌日卽星期日也雖然勿橫斷汝話汝且言正事槐尼夫人曰司推芬來相邀我卽詢海利波以去否海利波言必往司推芬去我輩遂商量衣服之問題矣時則吾夫卽提議謂當衣燕尾服我則猶以爲無須蓋我深知安德流性不喜御禮服而吾夫堅執不從我言今則吾言驗矣

海利波曰是誠我之計拙也槐尼夫人曰顧我雖不主張禮服繼亦鶻突遂以禮服來我恆語之曰吾甥乃商業中人海利波亦頗讚安德流之善居積渠幼時我摯愛之憶有一次我與其母同往購藍色之剪絨以爲彼孿生子製衣渠兄弟二人衣同樣同色之衣頸間膝上則飾以花帶爲狀甚美司推芬大樂跳躍歡呼因以自詡而安德流瑟索不寧避於幔後已而從幔中出則衣帶悉扯碎之矣安德流乎汝猶未忘此事乎

安德流曰憶之我以不悅其色故也槐尼夫人笑曰當時我輩縱極誘掖悉歸無

效我偶憶此事乃聯想及於汝之不喜穿燕尾服海利波曰我殊不信吾妻之言爲確當夫安德流君非英國人乎英人安得無燕尾服脫謂印度人無此者差爲近理槐尼夫人曰我當時亦告吾夫謂安德流之爲人卽幼時亦已迥異羣兒端莊謹嚴有如成人司推芬常與人鬥毆或溺池中顛破血流泥沾其體又時攀隣家蘋果而功課則一無所知安德流乃大相反少時卽異其趣耳海利波笑而不語槐尼夫人則續言曰吾夫謂若不以禮服來者則且大不敬我輩又於沿途談及汝事（指梅瓣兒）蓋未審安德流所訂婚之女士爲何如人也竟作種種揣測之言則曰此女果可愛乎青年而貌美乎其品性爲幽嫻乎及今見汝方知一一皆如我意之所測嗚呼安德流之豔福真不淺哉海利波曰倍爾之所言我一一皆承認之然離題甚遠矣槐尼夫人曰是也我今將收束吾言矣我輩以夜禮服至此而吾夫卽私語我曰汝言真不訛我其愼矣然則我作是言君輩當知其悶損之故歟

梅瓣兒見槐尼夫婦雖在中年而伉儷綦篤曾不減少年時也且其談吐亦至微妙天真爛熳之中雜以詼諧之旨乃出玉手與此渺小丈夫爲禮且曰此區區禮文之末何足攬人懷抱哉海利波則接其手而親之曰今日雖誤然亦甚樂衆人見其謹愿之狀亦微笑向之少選司推芬入矣外褂之紐穴插以時花一輪而翩如二十許美少年梅瓣兒雅不欲見之特今日固無從避面然猶鎮定如常不露纖毫震恐之色第心頭之鹿固已突突無已司推芬握梅瓣兒手頗力似默示以尙在渠勢力中者少選囁嚅言曰我與君別久矣梅瓣兒曰然司推芬曰視君近佳曰謝君盛意爾時司推芬以目注視梅瓣兒意其必有瑟縮不寧之狀而孰知梅瓣兒則貌極靜穆夷然若無事也者返身挽安德流臂作微笑狀時則衆皆歸座而槐尼與其夫適坐梅瓣兒之兩傍梅瓣兒私心竊喜幸不與司推芬接席也。

第七章

是日之宴。清澹如常。餐有肉羹、炸魚、炙雞、餅乾、乳酪之屬。酒以勃蘭地紅酒、麥酒、餉客。席間以槐尼夫婦之憨態大足。助人興趣。海利波談笑之豪爽。有如天花亂墜。而安德流亦改其莊嚴之狀。爲歡樂之容。司推芬固儻風流。然今日則不輕笑。而偶或展笑。則目注梅瓣兒不已。外狀雖亦平淡。然中心蘊結。若不能遣散其神思。梅瓣兒故與海利波縱談滔滔。不竭。忽而移其談鋒於實業上。則茶也、煤也、葡萄酒釀也。品評市貨之優劣。比較輸人之消長。又討論及於俄國之草席土耳其之氈毯。并及珠蚌珊瑚金鑽之屬。泛論極博。槐尼夫人曰。吾家之海利波者。實一能行動之百科全書也。以此侏儒之腹。能藏如許之物。寧不怪哉。

餐事既竟。海利波起立作簡短之祝詞曰。吾等之主人及吾輩好友梅瓣兒。達緒聽者。語時舉盞授之。曰。我敬爲爾君壽。時則槐尼以刀柄擊桌曰。聽我言。聽我言。其夫語時。槐尼常作是態。不足異也。已而槐尼謂司推芬曰。司推芬。汝今將爲第二人矣。司推芬曰。何謂也。槐尼曰。我謂汝之婚事不久當步阿兄之後。以汝兄爲

榜。樣。也。司。推。芬。故。作。驚。詫。之。色。曰。姨。乎。何。爲。注。意。及。此。以。我。一。懶。漢。娶。妻。何。爲。者。我。終。日。飄。浪。自。給。且。不。暇。又。奚。暇。顧。及。妻。子。我。兄。以。我。言。爲。然。乎。

安。德。流。注。視。其。弟。默。然。無。語。槐。尼。夫。人。曰。汝。若。肯。爲。一。真。誠。篤。信。之。君。子。則。亦。非。難。事。耳。司。推。芬。曰。姨。乃。指。我。婚。事。乎。槐。尼。曰。無。論。何。事。皆。然。司。推。芬。曰。我。亦。曾。以。真。誠。待。人。然。吾。運。不。佳。無。人。信。我。遂。致。失。敗。願。人。雖。棄。我。而。吾。兄。則。否。余。有。所。求。未。嘗。或。却。特。我。所。求。者。亦。殊。細。事。吾。兄。以。爲。然。否。安。德。流。曰。然。槐。尼。曰。汝。有。此。阿。兄。誠。爲。幸。事。司。推。芬。曰。我。亦。云。然。脫。我。無。此。兄。不。知。將。陷。於。何。境。也。槐。尼。曰。我。輩。且。勿。復。言。此。司。推。芬。曰。姨。乎。汝。勿。拋。撇。此。事。且。俟。我。畢。其。說。我。謂。世。界。人。類。大。別。之。可。分。二。類。一。爲。任。責。之。人。一。爲。放。棄。之。人。也。我。謂。人。之。能。任。責。與。夫。放。棄。責。任。者。亦。非。其。人。欲。自。爲。之。實。賦。於。天。然。者。也。當。其。呱呱。墮。地。或。已。生。就。此。種。性。質。矣。海。利。波。聞。言。曰。是。誠。新。學。說。哉。司。推。芬。笑。曰。吾。親。愛。之。姨。丈。請。勿。以。吾。說。爲。謬。我。既。非。哲。學。家。又。非。物。理。家。何。敢。創。此。新。學。說。脫。有。人。問。我。爲。何。派。我。則。不。名。一。派。

蓋我之性喜安逸亦賦於天若有人責黑甲蟲曰爾何不變爲蝴蝶也又問蝴蝶曰爾何不變爲黑甲蟲也夫甲蟲自爲甲蟲蝴蝶自爲蝴蝶乃天賦其質寧能使之變更耶以是知人之性情亦同物理試以我與安德流較則命運不同然我亦未嘗妒之惟仰羨之愛敬之而已

槐尼曰汝語如傾流倒峽而下能容我一言否司推芬曰姨乎何云不可也槐尼曰凡人自知其誤者當極力以圖自新可視他人以自激厲司推芬曰我則頻視他人而不知自勵槐尼曰汝須自問蓋環我身外之人皆有業而我乃飄浪游手獨不思自立之道司推芬曰自立云何姨所言者蓋謂我之事業小而言之經商耳然我乃決不能爲此使我爲商者則將自棄其業脫一物而爲絲織者則我將曰此物五之四乃棉質耳或此物而名爲耐洗者則我將告人曰若以皂和水一浸則色且盡褪矣我之心理如此夫復何言須知我實不能爲商脫令我開一商店則盡以資本擲諸虛牝耳

槐尼曰：信如汝言，則汝之一生實無希望。然我將有以詔汝。司推芬曰：幸勿詔我。詔我者，不如詔他人之爲得。且姨若教我益增我之疑惑，世上不乏聰明人。彼且感汝無涯，姨不如以欲施諸我者轉施他人之爲得。語已向人作微笑，又以眼稍視梅瓣兒。已而又曰：吾等本題乃言婚事，今乃出於題外矣。夫我本一懶人，亦無須自諱將無人重視我乎？然我亦人類也。公等想亦承認者。槐尼曰：吾輩當不致以汝爲非人類也。

司推芬曰：善。今者設想我見一女子，此女子實足以鈎攝我之靈魂，使之陷於情網。我向之表示其愛情，而女子亦自承爲愛我，因之互相盟誓而婚約遂成。我於是傾肝吐鬲，告以近日之境况，自云赤手空拳，了無求富之機會。槐尼聞至此，已不能耐，便曰：爾既無錢，何便與人議婚？司推芬曰：尙有後文。槐尼曰：聽汝煩言，頗費光陰，可趣言之。司推芬曰：設我告此幻想中之女子，謂父母遺產揮霍都盡，蓋我視金錢如流水，金錢之過吾手，乃如水之入於篩中。我又告此女子，且勿重視。

我。我。乃。一。不。事。生。計。之。懶。漢。顧。我。雖。作。是。語。而。此。女。子。始。終。謂。愛。我。於。是。我。亦。萬。分。滿。足。自。策。曰。司。推。芬。如。此。終。非。了。局。爾。縱。自。暴。棄。而。彼。美。何。辜。嫁。此。窶。人。當。奮。發。以。圖。上。進。夫。以。我。向。日。怠。惰。已。成。習。慣。一。旦。遽。思。奮。發。庸。能。有。濟。然。我。之。意。想。如。此。亦。當。盡。我。心。力。爲。之。我。輒。聞。此。女。郎。言。曰。渠。之。愛。我。甚。於。自。愛。其。生。命。然。試。揣。此。事。之。結。果。將。如。何。乎。哀。哉。乃。竟。捨。我。而。與。他。男。子。訂。婚。則。慕。其。富。也。而。此。女。并。不。我。告。余。於。是。癡。夢。初。醒。則。將。向。者。力。圖。奮。發。之。心。一。轉。瞬。而。拋。撇。入。於。九。霄。雲。外。而。我。仍。故。我。無。有。變。易。此。皆。余。之。幻。想。也。

槐。尼。曰。汝。不。求。事。實。而。徒。注。意。於。幻。想。此。汝。之。所。以。爲。汝。也。司。推。芬。曰。我。幻。想。雖。如。此。而。事。實。亦。不。甚。相。遠。公。等。試。聽。我。述。此。幻。想。之。女。子。我。試。爲。拍。賣。人。之。口。吻。則。此。女。子。者。年。約。十。七。八。身。材。亦。修。短。合。宜。髮。棕。色。睛。蔚。藍。如。秋。水。鼻。如。瓊。瑤。脣。若。點。絳。噫。此。殆。爲。競。賣。品。惟。高。價。者。得。之。夫。豈。我。司。推。芬。一。貧。子。所。得。與。爭。者。哉。姨。乎。汝。以。爲。何。如。者。槐。尼。曰。嗟。夫。吾。甥。汝。言。何。指。姨。愾。實。不。能。了。了。汝。殆。以。此。描。

摹女子心理乎。恐亦不盡然也。司推芬聳肩笑曰。然則姨以爲如何。槐尼曰。從來女子之背婚約者。非女子之負心實。男子之薄倖有以致之。

海利波聞之。斗呼曰。噫。我愛何作此語。槐尼急止之曰。我非謂汝上帝實鑒此心。爾實在我。此言範圍之外者。司推芬曰。然則我亦在此。言範圍之外乎。槐尼曰。此殊不敢知。須知我固略知汝性質。然而幸也。汝但謂幻想如此耳。原不必爲汝性質之一證。司推芬曰。然勿復言此矣。我輩其一奏音樂可乎。時則各人已離席而僕役侍者乃收拾殘肴餘饌。梅瓣兒深知司推芬之言語皆含有鋒芒。直刺及己。然故作罔聞之狀。雖司推芬有時偷眼睇彼。而彼則矯爲鎮靜。若無所事。蓋司推芬今日欲窘此梅瓣兒以表己之未失。敗然自梅瓣兒視之。愈見其鄙薄耳。時則梅瓣兒傍安德流坐。安德流求其一發歌喉。則毅然不辭。鶯喉嬌嚀聲徹雲霄。所奏爲家庭樂一曲。安德流曰。佳哉。是誠我聞所未聞也。我因是更憶吾母矣。司推芬乎。汝尙憶之否。當時吾母曾教吾兄弟二人以英國國歌。吾弟一奏。卽琅

琅。上。口。而。我。乃。不。中。音。調。此。情。此。境。髣。髴。如。在。目。前。也。司。推。芬。曰。憶。之。顧。口。雖。漫。應。之。而。心。實。注。念。於。梅。瓣。兒。目。光。盤。旋。上。下。梅。瓣。兒。雖。以。神。氣。懾。之。亦。不。能。不。中。餒。也。爾。時。槐。尼。卽。呼。曰。吾。親。愛。之。梅。瓣。兒。汝。聲。音。殊。佳。妙。我。將。與。汝。合。唱。海。利。波。當。樂。聞。也。海。利。波。曰。請。勿。信。其。言。彼。之。歌。喉。已。失。其。潤。不。如。我。與。姑。娘。合。唱。佳。也。梅。瓣。兒。諾。之。兩。人。乃。合。唱。爲。狀。如。兩。童。子。以。梅。瓣。兒。聲。調。之。高。與。海。利。波。音。響。之。洪。幾。有。繞。梁。三。日。之。致。已。而。海。利。波。復。獨。歌。乃。一。勇。壯。之。軍。歌。也。且。以。靴。尖。點。地。爲。之。拍。子。并。作。口。技。效。銅。鼓。喇。叭。聲。各。軍。人。步。伐。狀。衆。爲。之。失。笑。已。而。司。推。芬。發。吻。唱。歌。矣。其。爲。言。情。之。曲。故。抗。其。聲。欲。以。動。梅。瓣。兒。其。詞。曰。

玉。怨。珠。顰。兮。相。逢。無。地。語。澹。心。醜。兮。紅。雨。如。淚。伊。人。何。在。兮。屑。瓊。英。以。爲。餌。怨。種。愁。芽。兮。何。乃。余。棄。

歌。已。乃。至。梅。瓣。兒。前。曰。姑。娘。亦。識。得。歌。中。之。意。否。梅。瓣。兒。夷。然。若。無。覺。者。槐。尼。曰。脫。我。爲。閨。秀。時。若。有。儂。薄。之。人。媚。我。以。此。曲。者。我。必。力。批。其。頰。司。推。芬。笑。曰。姨。誠。

剛。正。可。以。不。問。是。非。便。批。人。頰。顧。此。亦。非。無。命。意。也。海。利。波。曰。醜。哉。此。種。歌。曲。我。但。願。汝。爲。悲。壯。戰。爭。之。曲。勿。喁。喁。作。此。也。吾。愛。吾。輩。行。乎。勿。錯。過。火。車。開。行。之。時。刻。也。是。夜。安。德。流。樂。甚。當。槐。尼。與。梅。瓣。兒。樓。上。取。冠。時。槐。尼。曰。今。夜。誠。盛。會。司。推。芬。述。其。幻。想。之。愛。情。惟。此。兒。流。浪。無。節。我。不。喜。之。若。安。德。流。則。爲。人。最。摯。誠。今。我。知。彼。已。入。情。愛。之。域。試。思。以。彼。本。木。木。然。無。情。愫。者。而。乃。若。此。則。爾。之。感。化。力。深。矣。

槐。尼。言。時。與。梅。瓣。兒。接。吻。又。曰。我。今。願。永。永。與。汝。爲。友。矣。梅。瓣。兒。曰。蒙。姨。不。棄。感。切。於。心。槐。尼。曰。嗣。後。我。輩。當。爲。心。腹。之。交。脫。有。煩。惱。事。亦。無。妨。互。相。傾。吐。第。生。平。隨。遇。而。安。殊。鮮。煩。惱。事。以。吾。夫。極。忠。誠。伉。儷。殊。篤。我。願。爾。夫。婦。亦。當。如。我。也。梅。瓣。兒。曰。然。當。如。姨。言。槐。尼。曰。安。德。流。將。置。備。家。具。種。種。姑。娘。亦。喜。我。之。伴。汝。乎。梅。瓣。兒。曰。良。佳。時。則。柏。士。頓。方。助。二。人。理。妝。口。吻。微。翁。作。欲。語。狀。槐。尼。曰。柏。士。頓。何。言。柏。士。頓。曰。謝。夫。人。我。欲。一。叩。姑。娘。曾。以。我。事。告。安。德。流。先。生。否。梅。瓣。兒。曰。言。之。渠。

亦誠不欲君之去也。柏士頓曰：如此則更感激莫可言狀。

爾時柏士頓又迴面槐尼曰：吾女時念夫人常道及也。槐尼曰：憶之彼誠一好女郎也。柏士頓曰：承夫人獎讚，此卽其肖影也。爾時乃探懷出其女之照片，卽適間所以示梅瓣兒者。槐尼曰：豐姿秀麗，貌殊靚美。柏士頓曰：寧獨如此，此實可謂我之靈魂耳。語時聞鈴聲起，卽曰：安德流先生其呼我矣。疾趨而出。槐尼曰：柏士頓有譽女之癖，見人輒道其女之美人，且厭聞之矣。然此亦婦人恆情，脫我爲之母者，恐亦未能免俗耳。少選，兩人遂下樓。梅瓣兒幸有槐尼與之周旋，乃祛其憂思之半。司推芬與達褚父女握別，且送至門外。達褚謂其女曰：吾兒今日之宴誠樂也。

第八章

梅瓣兒沉沉處一室之中，取其日記本翻閱之。此冊極厚，梅瓣兒自幼卽將其所感所思撮要記於此冊。此冊本不能名爲日記，似謂之爲雜錄較妥也。就中有四

五。十。頁。均。其。幼。年。之。歷。史。其。後。遂。有。數。年。間。未。着。一。字。是。或。有。所。刺。激。者。非。歟。自。與。司。推。芬。相。繼。繼。後。其。中。時。時。點。綴。及。之。在。此。時。期。內。可。謂。梅。瓣。兒。愛。情。發。達。之。歷。史。也。直。至。與。安。德。流。訂。婚。後。則。已。撕。而。焚。之。不。欲。以。此。懊。懣。之。物。再。觸。於。目。職。是。之。故。此。冊。雖。爲。梅。瓣。兒。之。歷。史。然。已。成。破。碎。不。完。全。之。物。今。梅。瓣。兒。又。握。管。書。其。上。曰。

今。晚。又。得。晤。司。推。芬。矣。彼。狀。態。固。依。然。故。我。也。初。見。時。我。心。滋。惑。亂。幸。而。能。自。鎖。定。渠。尙。與。我。引。手。爲。禮。也。我。觀。其。狀。頗。有。隱。隱。憾。我。之。意。噫。彼。自。負。我。詎。尙。欲。責。我。此。我。正。欲。以。此。責。之。也。我。之。書。此。本。不。欲。人。見。特。以。自。明。其。是。非。吾。心。滋。擾。脫。能。自。制。者。則。凡。百。易。處。矣。以。故。我。當。極。力。自。鎖。我。試。捫。心。自。問。吾。父。處。此。危。境。我。將。置。老。父。於。不。顧。自。徇。我。之。情。愛。耶。然。則。我。惟。以。救。父。爲。前。提。犧。牲。我。之。私。情。可。耳。否。則。吾。老。父。勢。必。自。殺。則。我。雖。未。殺。老。父。老。父。由。我。而。死。我。不。且。爲。弑。父。之。大。罪。人。乎。嗚。呼。我。思。及。此。不。啻。時。時。刻。刻。受。酷。刑。於。身。心。中。也。夫。

司推勞。我不知其中心。若果摯愛我者。何以飄忽他行。令我無從。詞知又不。以居址相告。是實困我。至於無可轉身。今者我之棄司推勞。而就安德流。在彼將。訴我不情。抑知我之此身。已非已有。既不能自主。又何能用我愛情乎。嗚呼。上帝其鑒我衷。其相余以出。茲苦海乎。我今百無依賴。惟賴上帝。吾主能洞察百隱。纖毫無遺。主其佑我。壯我膽力。溶我知慧。以主之無量光明。燭我於黑闇之道上。嗟夫。我今剖赤心示主。主其相我。主其相我。

書至此。遂擲筆卸衣。滅燭。跽禱。禱已。就寢。覺身心略安。漸入黑甜矣。

光陰飄瞥。轉瞬婚期。將屆。梅瓣兒方鹿鹿。以料理其新家庭事。蓋自是日夜宴後。槐尼夫人。卽來助梅瓣兒。添製嫁時衣裳。置辦日用器物。一切議價。論值。選擇材料。大得其臂助之力也。槐尼曰。姑娘幸我伴。汝否則。汝以一嬌弱女郎。奔走於市塵間。寧不大苦。且將爲彼市儈所欺也。蓋槐尼雖與市人論價。爭值。而怡言悅色。了無疾遽之容。梅瓣兒得之爲伴。中心滋適也。槐尼時告安德流曰。梅瓣兒體魄。

殊強健。料理家務。則纖悉無倦容。以此嬌小身軀。而能具此魄力。良可羨也。且幽嫻安靜。絕無時下囂張之習。我以煩躁坐而揮扇。彼則植立我傍。視我作微笑。凡此亭亭之狀。常貯我心目中。不能去也。

自此而後。司推芬與梅瓣兒相見之時。甚少。梅瓣兒竊幸之。默忖渠對於阿兄家。事亦必時來顧問。顧乃不然。有時僅見渠啣雪茄於口中。偶與槐尼作三四語。便去。似與梅瓣兒避面者。卽偶爾相值。渠亦掉首他顧。迥非常日夜宴時之情狀矣。安德流時。延達褚父女至家。時尙未遷徙至新居也。每縱談恆助以茶點。海利波夫婦亦偕來。來時則尖如軍笛。與巨如洪鐘之聲發矣。司推芬自此後。曾未一發歌聲。每於談話時。輒發唏噓太息之狀。一日梅瓣兒方徘徊於新屋之草磧。司推芬惘惘然。來未見梅瓣兒之在此也。偶一舉目。似有愧悔之色。如是者二次。梅瓣兒心竊憐之。默念渠或深悔前者宴會時之獷狀乎。嗣復屢與司推芬遇。而恭順如昔。梅瓣兒亦漸覺司推芬之和易可近矣。

結婚前之數日，槐尼語梅瓣兒曰：「姑娘，汝何未以婚服示我也？」梅瓣兒曰：「吾服至平常，無足觀。蓋灰色而紗製者耳。今猶未竣工也。」槐尼銳聲呼曰：「噫，汝乃以灰色紗製新婚服乎？是何可者？」大凡婚服例以白色之絲織物爲之。汝速更製之。今尙未晚也。」梅瓣兒曰：「我告安德流渠亦云然。」槐尼曰：「嗟夫，彼烏知者？且誰伴嫁者？」梅瓣兒曰：「無之。」槐尼曰：「天乎，伴嫁者亦無之人將謂汝何？」梅瓣兒曰：「我本不恤人言，但得安德流之歡心耳。此次結婚渠本不欲喧傳於外，以圖省事。」槐尼曰：「此種設想，正類小兒。汝以爲人將不爾知之乎？」彼結婚馬車之裝飾，御者之白手套，以及花球、馬鞭之彩物，皆足令人注目，而禮拜堂之門亦須以小隊人迎接，是皆無能或缺者。爾詎未一觀他人之行婚禮耶？爾未嘗立於禮拜堂門次，以觀新嫁娘耶？自來觀禮者多不注意新郎，而獨注意於新娘也。」

梅瓣兒曰：「我等之結婚，恐不必與他人並論。我惟以尋常馬車至禮拜堂，御者之衣及鞭可無須加以彩物也。語時伏於槐尼之身曰：「姨乎，但祈安德流以爲可者。」

卽亦佳矣。又奚事。張皇。哉語時。淚盈盈下。槐尼不覺大感動。撫慰之。有如慈母之於嬌女。槐尼本於婚事。尙欲有言。見狀遂止。歸以語海利波。謂宜往告安德流。槐尼乃趨安德流之辦事處。安德流見槐尼至。似恐妨其時刻者。努其唇作醜狀。延坐。并爲其書記。介紹詢曰。姨來有何公事。槐尼曰。否喜事耳。安德流探懷出時表。曰。光陰卽金錢。我今以十分鐘與姨談可耳。

槐尼憤然曰。所談非營業事。須幾何時。我不能預決。安德流以背靠椅曰。佳哉。請趣言之。槐尼曰。安德流爾知汝所娶者。固爲一鮮閱歷而少孤之女郎乎。安德流蹙額曰。姨何忽言此。槐尼曰。汝當知梅瓣兒無母一切婚禮。皆所未諳。將衣灰色紗之衣。以行婚禮。若知之乎。安德流曰。灰色紗之衣。乎亦佳。槐尼搖首曰。我有生以來。未嘗聞之。凡新娘之衣服。恆必以白色絲織物爲之。安德流曰。梅瓣兒喜灰色者。則灰色之。我不加以裁制也。槐尼曰。然則梅瓣兒將以黑色爲婚服。汝亦聽之乎。安德流曰。梅瓣兒決不用黑色者。總之。我皆令渠自主之。

少選。槐尼又曰：然則婚時須用綵綉及面網否？安德流曰：我以爲無之亦佳。槐尼聞之，乃大失望。又曰：汝等將何往？以度蜜月乎？安德流曰：在家耳。姨當知我事，至爲忙碌，安得多閑日？至多僅能得一日暇耳。槐尼憤然欲去，臨行又曰：結婚日，我謂當餽汝新婦以花束也。安德流曰：然姨爲我備之。槐尼曰：婚禮之餅亦無之乎？安德流曰：姨當諒我，姨須知我之腦力於此等事，殊不了了。我輩出禮拜堂後，當卽歸家，我憶之矣。或尙有他物待辦者乎？槐尼曰：吾摯愛之甥，此言然也。

安德流曰：茲事惟有求助於姨三十堅尼足乎？槐尼曰：足矣。我聞爾此言，心始釋然。安德流曰：姨此來益我不細。槐尼卽告別不再耽延。彼黃金之光陰，第出門後卽喃喃自語曰：灰色紗之婚服，旣無花綵，又無面網，并伴嫁娘度蜜月而亦無之。如此結婚，得無太草草乎？乃急以此三十堅尼代辦一切。結婚之日，達褚果得一花球，上書安德流敬贈我摯愛之梅瓣兒。是日成禮後，伴嫁及觀禮者咸詣安德流之新宅。槐尼已爲之代辦喜筵，桌上滿綴鮮花，氣象一新。而槐尼更栩栩自得。

少選。槐尼詢梅瓣兒曰。汝觀此屋之裝飾。佳乎。曰佳。則媯然微睨其夫。安德流曰。此不歸功於我。皆姨之力也。梅瓣兒亦知安德流非吝嗇之人。特生性節儉。故亦不以爲咎。又思頃者之小花球。贈我。彼能思及此種瑣屑之事。亦殊可感。殊不知此皆槐尼之功。蓋仿其筆跡而爲之也。梅瓣兒於禮拜堂中行婚禮時。狀至鎮靜。安德流亦態度肅穆。彼如履行一正當之事業。兩人俱沈靜無語。時則禮拜堂中觀禮之貧婦。忽曰。嘻。試觀彼新人。何緘默如木偶也。彼美男子者。淚痕滿被。其頰果何爲者耶。

蓋此貧婦之所謂美男子者。卽司推芬是也。斯時若令梅瓣兒見之。必大不安。而司推芬實故作此狀。以傷其心耳。時則槐尼大忙。酬酢來賓。并爲新郎新婦進酒。安德流本不善飲。而梅瓣兒亦嫉惡如仇。柏士頓及其女。愛美蓮。傍立侍酒。愛美蓮饒有風姿。第略涉輕佻。非若貞靜幽嫻之閨秀也。此時與司推芬作眉語。顏色大頰頗有所屬意也。老達禧喜極。則與司推芬恣意縱飲。司推芬面漸紅暈。愛美

蓮爲之添酒。觸盞鏗然作聲。司推芬顧之微笑。愛美蓮羞澀。至不敢舉眸也。人散酒闌。賓客紛紛告辭而去。槐尼亦與梅瓣兒握別。曰：「今汝爲我甥婦矣。脫有煩鬱事。可訴諸我。我必爲汝解之也。」槐尼夫婦先別去。安德流乃招其丈人峯至一室中。梅瓣兒日送之。蓋知必料理債務事耳。及其父出。則見欣欣然有喜色。低呼曰：「吾兒汝已援我出諸苦海矣。願上帝永永眷兒也。」達褚旣歸。默坐已室。雙目炯炯。惟注視此數紙據。嗟夫。此數葉廢紙。卽其罪證也。蓋達褚幸而有此女以救老父於危殆中。否則將何以自解。達褚亦深知其女之嫁安德流。有萬分委屈之情。願事已如此。亦冀其愛情日長也。

於是達褚乃燃火焚此不祥之紙據。其光熊熊。燭及全室。紙灰冲空上騰。力竭復下墜。達褚仍默觀此夜漸深。似愁雲已揭。而槐尼是日歸家。亦與其夫絮絮談梅瓣兒事。彼兩人雖逾中年而相愛有如初婚也。海利波有一叔。殊獷悍。頗垂涎彼夫婦之產。而又不自努力爲狀。如小兒坐林中。冀飛鳥之自墮也。時海利波語其

妻曰。倍倍。汝方作何思慮也。槐尼曰。我自思。我事汝何問。爲海利波曰。凡人思想之來。勢如猛潮。今日婚禮爲狀。清寂殊非佳兆。槐尼曰。我亦云然。凡少年人。當有樂趣。而安德流則曾未一攜其妻作郊垌之遊。更何論劇場餐館也。今始終贈其妻一訂婚指環。耳。吾夫。汝亦憶我輩婚時之眷戀乎。

海利波大聲呼曰。憶之。此畢生所不能忘者。槐尼握其夫細弱之腕曰。爾之待我可謂盡善盡美。前此每禮拜必攜之同入劇場。而油碧香車兩影並載。更無虛夕。又時以花球相贈。手套亦數十打。其他襟針指環之屬。尤不可枚舉。卽以所贈之糖果言。亦可積儲之閒。一糖果肆矣。以爾與安德流相較。直如意大利之繁華與西伯利亞之荒涼耳。海利波曰。此福殆上帝所賜也。槐尼曰。今觀梅瓣兒愁黛嬌顰。其何以堪。海利波乎。吾夫婦當竭力以寬慰此薄命人者。海利波吻其妻之手曰。倍倍。汝言是也。我輩盍至園中散步乎。

嗚呼。讀者。諸君。我今將迴敘安德流之新居園中。有兩人。喁喁作私語。此處地極。

幽僻凡人視線所不及而言語音響之微幾不可辨有一人呼曰愛美蓮汝於上禮拜方足十七歲乎愛美蓮曰然又問曰美哉十七我今日見爾侍席傍我方疑爲天上安琪兒下降也愛美蓮曰儂一貧家女耳先生萬勿言此其人曰凡人美麗詎亦以貧富而殊然而君有此美麗之容又奚必嗟貧試觀汝之玉手白皙如此脫無寶貴之指環御之不將辜負此手乎我見美婦人之手多矣從無有及君者我觀君手卽知君前途命運之佳勝也

嗚呼此言者誰也蓋司推芬耳愛美蓮又曰先生固有相人術乎儂殊樂聞蓋阿母亦爲我卜休咎也司推芬曰就君掌中之紋觀之當嫁得金夫然我紋固與汝同也愛美蓮不語情絲糾纏已如春繭之蠶世界女子顛頓入於情網者至可憫也而此時梅瓣兒與安德流正嚴坐室中柏士頓進以茶點方舉棧間而事務室中悉以今日所得之書進安德流乃退入別室中行時語梅瓣兒曰請暫別此一二小時足了矣安德流少須復出曰我忘却一事矣我曾告尊翁年中以三百

鎊爲君衣飾之需。蓋如是則我可省却許多煩絮。我事正忙無暇及此。瑣瑣也。每年以四次付卿。此爲第一次。共七十五鎊。君檢點收藏之。且核其數。果符合否。梅瓣兒笑曰。君尙得誤耶。

語畢。安德流自去。梅瓣兒默視桌上之金幣。并一花球。是爲柏士頓置桌上者。此時終覺惘惘然。處此新家庭中。宛如初來之客。失路之人。耳中恍惚聞安德流之餘音曰。每年三百鎊。四次交付。此數語迴旋於耳鼓中。而意倦神昏。不可自持。舉首則見柏士頓立已。傍詫曰。汝來幾何時矣。曰。已久見夫人。若有所思。故未敢驚擾耳。我勸夫人。凡吾輩婦人。第一以健全身體爲要務。梅瓣兒曰。汝意良美也。柏士頓曰。夫人殊仁慈。不責我出言之無狀。其少進食乎。梅瓣兒曰。刻殊未能下咽也。柏士頓曰。頃欲有所請於夫人。特夫人倦。明日再言矣。梅瓣兒曰。否。汝儘言之。柏士頓曰。我本欲得一人以爲襄助。擬令吾女至此。每禮拜得兩先令之工值足矣。梅瓣兒曰。雖然。當此百物騰貴之際。當予彼以每禮拜五先令。始足敷用耳。柏

士頓曰如是則感謝夫人不已前我以照片呈夫人夫人尙憶之否梅瓣兒曰憶之活潑嫵媚我頗愛其人也柏士頓曰承夫人謬獎我正欲告夫人以前此應接室中一女侍蠢陋殆不可用昨已遣去夫人若見允者我當令愛美蓮補此役梅瓣兒曰可柏士頓悅甚且曰夫人有所需乎梅瓣兒曰無之脫有所需我當按鈴也柏士頓出梅瓣兒支頤獨坐此屋與街衢隔絕車馬之聲一無所聞處此萬聲闐寂之中潛思吾梅瓣兒半生光陰殆同幻花泡影矣

第九章

世界所最尊貴者其惟愛情乎愛情之於人間世有如最芬馥最美麗之奇花有愛情之眼光中視之則一花一草一風月一山水無一非有愛情寓其中太陽之擁抱地球也皓月之與海面接吻也是皆若有情愛之神司之者至於失愛之人則對花隕涕見月淒心隨在皆是助其哀思耳梅瓣兒之嫁安德流也雖亦無甚缺憾然終覺伊鬱在抱而安德流起居吐納咸有定時晨八時起以八時半早餐

九時至辦事室以下午六時半歸家七時夜膳七時半仍料理其本日未行之事至十時半而安睡全屋之燈光熄滅矣日日均依此表而行幾成爲刻板之文章安德流本無所嗜好卽飲食之細從無褒貶之詞其一生行徑如履平陂旣無喜容亦無怒色適與梅瓣兒之易起其感情者相反安德流終日顛倒於生計問題卽此新婚中之光陰亦淡焉忘之方結婚之初梅瓣兒亦時時撫琴引吭然每至珠淚雜鶯聲而出而安德流則仍蹙額坐其家中寫字間若不聞也此新夫婦實爲世界最奇特者而安德流固甚愛梅瓣兒者特此種愛情不名夫婦實如朋友耳梅瓣兒嗜花成癖恆擷花置桌上顧自安德流視之則花之爲物殊爲世界之贅物此屋本名石軒於其大門嵌此兩字爲狀已黝黑安德流亦不一更之其實屋之四壁均爲石垣枯寂乃如墟墓亦良稱石軒之號也

自梅瓣兒嫁安德流方謂司推芬將不自聊顧亦未見有何舉動有時僅來家用膳則落落寡言笑或與阿兄言生計上事梅瓣兒言司推芬素無朋友今爲狀似

頗。淒。涼。則。皆。我。之。所。以。致。之。也。故。對。於。司。推。芬。自。不。無。憐。惜。之。心。一。日。安。德。流。方。外。出。梅。瓣。兒。正。獨。坐。餐。室。中。而。司。推。芬。翩。然。入。卽。曰。嫂。我。來。得。無。擾。汝。否。梅。瓣。兒。曰。否。第。我。觀。汝。狀。至。爲。不。怡。何。也。司。推。芬。曰。我。之。處。境。寧。有。可。以。歡。悅。之。時。梅。瓣。兒。聞。言。俯。首。不。語。司。推。芬。曰。我。今。勿。道。已。往。之。事。梅。瓣。兒。聞。言。急。以。手。止。之。更。作。震。顫。之。聲。曰。請。君。勿。語。此。司。推。芬。曰。我。固。謂。弗。言。此。也。我。今。已。澈。悟。凡。事。固。由。前。定。莫。可。強。致。今。之。致。我。於。煩。擾。者。蓋。金。錢。問。題。耳。

嗚。呼。讀。者。諸。君。當。知。司。推。芬。之。爲。人。嗜。利。而。蔑。義。彼。詎。知。其。兄。每。年。以。三。百。鎊。恣。妻。用。故。作。此。狡。計。以。誘。其。財。加。以。口。才。便。給。梅。瓣。兒。早。爲。所。動。惟。尙。脈。脈。無。言。司。推。芬。曰。我。殊。愚。蠢。蓋。我。之。負。此。債。乃。爲。一。友。人。効。力。耳。梅。瓣。兒。曰。債。巨。乎。抑。卽。日。償。之。乎。司。推。芬。曰。款。固。不。巨。脫。有。七。十。鎊。者。亦。可。暫。度。此。難。關。矣。梅。瓣。兒。曰。汝。少。待。我。爲。汝。籌。之。蓋。梅。瓣。兒。此。時。嫁。安。德。流。已。六。月。餘。矣。計。付。款。三。次。得。金。二。百。二。十。五。鎊。在。己。固。未。用。一。金。而。老。父。之。所。資。者。已。逾。百。鎊。今。乃。啟。積。出。七。十。鎊。授。司。

推。芬。曰。以。此。足。了。君。事。司。推。芬。大。喜。曰。君。真。足。以。拯。我。於。困。厄。者。我。知。汝。必。不。棄。我。如。遺。也。顧。此。款。似。宜。照。債。務。辦。理。我。將。書。一。借。券。與。汝。梅。瓣。兒。搖。手。曰。勿。須。凡。我。力。所。能。者。無。不。樂。以。助。君。願。勿。作。是。語。

司。推。芬。曰。汝。誠。宏。量。哉。凡。人。當。不。需。錢。時。縱。有。銅。穴。亦。阿。堵。物。耳。有。時。急。需。之。則。其。勢。力。驟。爾。如。春。潮。之。怒。漲。觀。我。今。日。情。狀。可。以。知。矣。一。小。時。前。方。處。憂。患。之。境。而。今。則。已。度。此。關。矣。語。已。張。吻。而。笑。而。伸。其。手。欲。與。梅。瓣。兒。握。又。曰。我。輩。今。後。勿。談。情。慄。然。家。庭。間。固。亦。爲。最。親。密。之。嫂。叔。也。語。時。聳。肩。作。乾。笑。蓋。其。聲。於。柔。順。之。中。隱。挾。陰。險。之。意。梅。瓣。兒。以。手。授。司。推。芬。彼。力。握。之。且。曰。嫂。今。以。金。錢。拯。我。於。厄。願。終。祕。之。梅。瓣。兒。曰。我。必。不。告。他。人。司。推。芬。曰。脫。爲。他。人。知。此。事。者。我。將。羞。愧。無。地。耳。吾。兄。安。德。流。無。論。如。何。終。不。減。其。愛。我。之。程。度。脫。令。知。此。事。則。愛。情。將。驟。減。蓋。彼。係。最。注。意。於。金。錢。之。人。也。

梅。瓣。兒。曰。敬。如。教。司。推。芬。曰。不。寧。惟。是。爾。若。洩。此。事。則。汝。夫。婦。間。之。愛。情。亦。將。小。

受頓挫。梅瓣兒曰：我知之。彼曾謂不更詢我。以用途也。司推芬曰：吾兄性質純厚。我知之最深。如天真未鑿之小兒。惟我之所不滿者。則其日夜沉醉於金錢主義耳。我之性情與彼適相反對。我今暫別此來。我殊感君亦不更言謝矣。司推芬既出。喃喃然自呼己名曰：司推芬爾事妥帖矣。彼婦人女子究竟可欺。以其方耳。言已大笑不止。卽以手掏囊中金錢。丁當作聲。彼之所謂債主者。蓋在距此半里之一僻巷中。醫何人者。乃卽其新歡愛美蓮也。玉指纖纖已套有訂婚之指環。耳上雙墜作紅寶石色。司推芬行近時。但聞其作嬌嗔聲曰：汝來遲。十分鐘我倚闔望汝。而路人皆向儂注目也。司推芬曰：吾愛勿怒。我適有事勾當也。若我則遲汝至十點鐘。我亦弗嗔。願以親吻爲酬。愛美蓮果以粉頰就之。司推芬曰：此非所謂膩友歟。

少選。愛美蓮曰：我且歸。恐阿母歸家也。司推芬曰：何不待至十二點鐘歸。愛美蓮曰：否。苟如是者。母必見責。後此將不許我夜出。我以百計悅母。始得有此特權。故

我歸時君萬勿與我偕行。司推芬曰：諾。愛美蓮曰：我輩與族姊散娜同居，彼乃供職於劇院中者，恆與其意中人相攜至音樂堂。司推芬曰：勿言他人事。我輩亦何嘗非意中人也。愛美蓮曰：請勿更言。此我將歸矣。司推芬曰：否。我將與汝偕遊也。於是遂雇一車，徜徉於倫敦之市梢。星月光中照耀，此一對野鴛鴦矣。

司推芬自得梅瓣兒之資助後，未及一月，又往焉備言入於貧窘之鄉。如是者再。適梅瓣兒囊金已盡，而司推芬慾壑難填，則漸漸有怨望之意。矧梅瓣兒之受逼，不僅司推芬也。老達褚亦時責其報效於女，而梅瓣兒以心熱面軟，未能却之。達褚亦微知其女之周恤，司推芬亦微知其資助老父，兩人遂生嫌隙。而一切怨詈，均叢集於梅瓣兒一人之身。試思彼一婉淑之女郎，何堪經彼兩人之炙。搗顧彼仍柔聲怡色以處之，殊無怨艾也。

達褚年事既衰，且沈湎於酒，往往爛醉如泥，而體尤羸弱，成爲間日之瘧疾。此時已居安德流屋中，而梅瓣兒坐擁愁城，僅有槐尼夫婦來得稍紓。伊鬱頗似嚴冬。

窮陰偶覩陽光。卽覺藹然可親。自于歸以來。槐尼夫婦每一次來時。卽覺梅瓣兒之容光清減。不復有嬌澤之色。雖強歡笑。而時有悒悒之態。槐尼輒語其夫曰。吾愛汝觀梅瓣兒近狀。不大變乎。海利波曰。倍倍可憐哉。此女娃也。槐尼曰。我昨至其家時。渠一聞我聲音。卽趨而出。以面貼吾胸。將遮其淚痕也。然我覺其指顫動不已。渠乃忍淚而言曰。姨來。大作嗚呼。我見其狀。淚將破吾眶而出也。

海利波曰。倍倍汝當極力慰藉之。須知我輩男子不善爲此。是汝之責也。且汝又宜一勸安德流。勿以商儉之狀態。對其妻。槐尼曰。汝言良是可憐。以如此娟妙之女。郎而忍令墮入此等莫可言宣之苦海中乎。脫令梅瓣兒爲吾女者。我且與安德流饒舌矣。越數日。槐尼乃親詣安德流辦公室。安德流卽皺眉曰。姨來有何公務乎。槐尼曰。無之。特此言。頗與汝有關。安德流曰。趣言之。光陰卽金錢也。想姨猶憶之。槐尼曰。憶之。特我如骨梗在喉。不能不一吐者。則汝當知汝之所娶者。一可憐人也。安德流曰。異哉。汝又爲吾妻來乎。我與吾妻相處甚安。則姨之此言。得非

無病而呻。槐尼曰：此非我之干預汝家事也。汝亦知婦人一生最貴重者何物乎？安德流曰：我焉知之。我惟知男子一生最貴重者生計耳。他何知者？槐尼曰：嗟夫。女子一生所貴重者愛情也。梅瓣兒似缺此物。

安德流曰：休矣。請姨勿作是語。姨乃以我爲小兒故來感化我乎？得無吾妻於姨前怨我無情乎？槐尼曰：否。汝勿誤會。安德流曰：我固云彼必不致懟我。我亦自問亦未嘗負彼。且吾家中殊安樂而用度亦不缺。乏姨不能謂我無情也。槐尼曰：凡女子之所需要者豈僅此乎？安德流曰：然則惟女子爲難養也。將以何法滿其慾望乎？槐尼曰：汝勿作是語。不見汝妻近已大改其常容光消瘦血華不潤大不似從前活潑氣象。須時時令之娛樂也。

安德流曰：姨言大奇。將若何令之娛樂乎？槐尼曰：劇場花園均爲賞心行樂之地。安德流聞言，嚙笑曰：我生平足跡未嘗一履劇場。幼時父母將攜我觀劇。我聞其值甚昂，則寧得此觀劇之值。姨言乃欲令我日日攜妻賃廂觀劇乎？槐尼曰：若我

與之偕者。汝能勿反對乎。安德流曰。姨引之遊。我何慊焉。然則茲事已了。姨請自便也。槐尼歸告其夫曰。我閱人多矣。曾未見木木然無情慊如安德流者。海利波曰。世界者乃集合各種類之人而成。人性之不同如其面也。第我輩將攜梅瓣兒至何劇場乎。且渠亦願往乎。槐尼曰。我將攜至電光影戲院。有種種滑稽事。足令其一破顏也。我知彼必願往。海利波曰。事未可逆料。二人遂詣梅瓣兒處告以來意。曰。吾夫亦同去。未。槐尼曰。否。梅瓣兒搖首。槐尼急曰。爾夫甚欲汝往。渠以職務所羈。未能脫身也。梅瓣兒不得已。允之。槐尼乃助之更衣。與之一花束。謂此乃汝夫囑。我與汝者。梅瓣兒受而簪之。更衣訖。槐尼端相之曰。美麗哉。我未見爾。作如是豔裝。真絕豔一幅美人圖也。

平日以七時半進晚餐。今以觀劇故。六時半即膳。是時安德流尙未歸。梅瓣兒頗悒悒。少選。海利波來衣飾華美。跳躍如小兒而襟前簪一花。入時四覓安德流。槐尼示意令勿問。餐畢同出。驅車至劇場。場頗闊壯。座已欲滿。人聲如潮。萬頭蠕蠕。

而動已而樂聲大作。劇乃開幕矣。梅瓣兒恍惚如身臨夢境之中。又見觀劇者大都服靚麗之服。士女如雲。挽臂聯袂。偕來細度之。似皆家庭享幸福者。顧視吾躬。乃如孤雁自思。我廁身世界。有類幻景。瞬息即逝。無可捉搦。但聞喧笑鼓掌之聲。有如雷動。而梅瓣兒則於所演之事。若不甚了了。蓋其中心別有所屬也。

槐尼夫婦恆於觀劇之隙。屏息靜觀之。則見淚已承睫。乃故作未見。以他語排解之。并呼侍者進茗。而梅瓣兒終覺愀然不樂。演劇已畢。三人遂出劇院。車中槐尼抱梅瓣兒之首。貼近胸次。極力撫慰之。既至石軒。梅瓣兒曰。姨乎。願君晚安。姨之慈愛。弗可忘也。兩人遂親吻珍重。而別。梅瓣兒悄然拾級登樓。返臥室。則安德流已酣睡。翌日早起。安德流並未一詢。及昨夜觀劇事也。

梅瓣兒於每夜臨睡之際。輒誦聖經一小時。晨興亦然。安德流亦常見彼長跼於地。默默祈禱。願亦不問。夫婦之間。殊鮮言語。已而梅瓣兒玉孕在身。闔府皆知。而槐尼聞之。又欣喜欲狂。曰。我祈禱之久矣。梅瓣兒汝將爲世界最樂之婦人。也是

日下午槐尼至梅瓣兒家。攜有一籃。實以白絨等物。均爲小兒製衣之料。果焉梅瓣兒今日心中另易一種觀念。覺無論何事何物。皆纏有樂意。不如前此之蕭瑟也。

一日梅瓣兒方獨坐觀經。斗聞門鉗作響。急以手巾覆其縫。待之。籃則見司推芬入矣。復來告。對梅瓣兒答以靈空如洗。不能相助。司推芬曰。我昨日方見汝以銀幣予丐婦。今遂言無乎。梅瓣兒言。我嘗以少數之金錢。施於乞丐。頗自恨力有未足。不能多予以錢。司推芬曰。然則汝此次領得之金。以幾許給爾父乎。梅瓣兒斗聞此言。兩頰飛紅。曰。我以爲汝乃無權詢我。以此。司推芬曰。我果無權詢汝。然汝之對於我一方面。尙有未妥貼者。汝知之乎。梅瓣兒詫曰。噫。何事耶。司推芬曰。我亦無事。作隱約之言。我之一生爲汝。誤盡數日來。非我隱忍不言。蓋恐傷汝心也。

梅瓣兒曰。汝勿言亦佳。司推芬曰。否。我今在勢不能不言。試思我輩方欲訂婚時。

汝詎不知我爲一窶人子。我自思汝若嫁我。我決不令我所愛之人清苦。若此後贍家之需。詎復取給於吾兄乎。則我勢不能不一反從前之所爲。而勉力爲勤儉之人。故暫避此繁華之區。以詣伯勒頓。其所以不通信於汝者。以汝爲可恃之人也。孰知汝乃背人。竟與吾兄訂婚。我聞此耗。爲之腸斷而心碎也。嗚呼。梅瓣兒。汝爲我設身處地。思之。謂我能堪乎。脫我。以前情告吾兄。則事至今日。吾兄且必恨我。或將棄予。不顧。假令吾兄棄我。則我將流而爲丐耳。我惟有強自遏。制隱忍不言。以是我於人前。輒強作笑。靨也。嗣今後。我惟放浪形骸之外。成一無業之游民。是皆君之所賜。故至於無可如何之際。不能不仰面求汝耳。

梅瓣兒聞彼所言。全身爲之震顛。面灰白如死人。斗然起立。不知此身之將何往。司推芬則亦倒坐椅中。曰。吾心輒發奇痛。醫者語我。若經大激刺。命且不保。爾且坐。勿自傷。梅瓣兒不敢不坐。時則司推芬肆其簧鼓之舌。天花亂墜。語語皆窘迫。梅瓣兒至無轉身之餘地。實則皆爲虛誑。鑿空之談。復作冷笑。狀態以語之。曰。我

之。所。言。幸。勿。介。介。汝。能。勿。以。我。言。告。阿。兄。乎。梅。瓣。兒。曰。可。司。推。芬。曰。我。殊。悔。頃。者。出。言。之。孟。浪。爾。謂。弗。告。阿。兄。顧。爾。善。誑。其。言。恐。不。足。信。也。

梅。瓣。兒。曰。然。則。我。將。何。以。自。誓。乎。司。推。芬。曰。置。汝。手。於。聖。經。上。以。汝。前。途。之。幸。福。及。爾。腹。中。之。兒。爲。誓。我。方。信。汝。梅。瓣。兒。乃。果。置。手。聖。經。上。如。司。推。芬。之。言。以。誓。之。嗟。乎。梅。瓣。兒。此。之。一。誓。不。啻。自。設。重。重。鐵。網。以。束。縛。其。自。由。而。從。此。將。無。復。開。顏。之。日。此。實。司。推。芬。之。故。設。此。陷。阱。以。擠。此。美。妙。女。郎。入。於。悲。哀。之。淵。也。爾。時。司。推。芬。曰。此。誓。所。關。甚。鉅。我。信。汝。矣。而。梅。瓣。兒。則。以。首。枕。聖。經。淚。如。泉。湧。司。推。芬。別。去。欣。欣。然。如。奏。凱。歸。曰。我。可。以。高。枕。無。憂。矣。

第十章

嗟。夫。諸。君。此。可。憐。之。梅。瓣。兒。玉。臂。上。有。一。嬰。嬰。宛。宛。之。女。娃。在。也。上。帝。仁。慈。錫。彼。以。玉。雪。可。念。之。兒。其。樂。何。極。梅。瓣。兒。產。嬰。方。數。日。而。精。神。殊。健。旺。槐。尼。擔。任。看。護。之。責。一。切。不。假。他。人。之。手。槐。尼。常。語。梅。瓣。兒。曰。我。愛。此。兒。有。逾。已。出。卽。令。我。爲。此。

兒環走地球一周亦所甘也。噫此可愛之小寶物乎。我嫁已二十三載。顧未嘗得產一兒而吻之也。女嬰若深解槐尼之言者。則張其碧藍之目以熟視之。時則槐尼卽居此間。以看護梅瓣兒。海利波每晨必來。來必攜花以贈之。且此後不敢縱其霹靂之巨聲。恐驚此雛也。

惟安德流初不見有忻悅其兒之狀態。抑其生性如是乎。每入室時。僅僅注目。此兒一握其妻之手。卽匆匆去。其晨出暮歸。亦初未一改常度。每日僅入其妻臥室。約數分鐘。而木然亦無撫慰之詞。梅瓣兒本冀其夫得此兒時。顏乃稍霽。不知其鐵石心腸。曾不少易。此時幸有槐尼夫婦時時安慰之。而老達褚清晨卽沉視於麴蘖中。日於醉鄉中。求生活醺醉中。寧有好事時。或取其懷中之紙片。視之。蓋達褚少無行恆售術以欺人。今以窮極無聊之際。則復萌其故態。而安德流以前事故輒輕藐之。達褚嘗以事干安德流曰。我有一新奇之發明。良好之機會。不可錯過。安德流明知其爲謾言。則曰。丈我祇有五分鐘之餘暇。以聽汝言。達褚曰。我告

汝以此我所需者爲數極少三百鎊足矣第須於星期一前交付耳語時出紙一束與安德流安德流匆匆閱之曰五分鐘已過我事急且去也達褚喃喃自語曰他日我得此金駕高車乘駟馬彼若見之必且大悔也言已傾勃蘭地酒狂吸之達褚年僅五十然其狀已如六十餘人矣

初梅瓣兒欲以嬰兒襲安德流母之名安德流未允并司推芬亦反對之梅瓣兒乃字之曰達蓮蓋外祖母之名也荏苒光陰去如逝水而安德流之家庭間似未見有融洽之象槐尼亦引避去以彼兄弟均不欲槐尼居此也一日安德流直告梅瓣兒謂不喜槐尼夫婦之來此梅瓣兒爲之力辯言語之間幾生衝突幸而梅瓣兒能自轉圜而小達蓮則生長甚速時蜷伏於其母衣袂間以竊窺其父小達蓮雖幼頗能辨別其父母聲音之剛柔以母之聲柔和悅耳而其父則生梗冷澀故達蓮最畏其父梅瓣兒曰此後將永禁彼槐尼夫婦之來乎安德流曰每日僅許來一次我當於來時避之梅瓣兒曰我亦不能往乎安德流默思良久曰聽汝

可也。言已遂去。

一日梅瓣兒至槐尼家。告以安德流之言。槐尼曰。爾言至佳。苟如是我等決不來以觸其怒。梅瓣兒曰。姨乎。我輩前曾觸其怒乎。抑別有他故歟。槐尼曰。無之。惟安德流之性情。雖頗奇特。然坦直無城府。我恐或有人離間我等耳。梅瓣兒曰。姨安得有仇家。槐尼曰。此亦難言。蓋往往出於不自覺也。我試猜之。則柏士頓與汝相。能否然此人。我常以禮遇之。何至相仇。梅瓣兒曰。然彼亦與我無間言。惟近有一事。足令其心不快。蓋關於其女愛美蓮之事也。槐尼曰。吾知之。是蓋一佻蕩之女郎也。梅瓣兒曰。渠每星期必向我請假。夜出歸時必在深夜。而其母則司啓閉之人也。

槐尼曰。然是誠是。使乃母不快。惟此事與我輩無關。汝且勿憂。上帝鑒之。脫有人離間我輩者。終有披露之一日也。矧汝可常來吾家。我輩終爲良友。梅瓣兒乎。汝試聽隔壁孩笑之聲。亦足祛汝煩愁也。於是槐尼等往視小達蓮。則見海利波頭。

髮蓬亂。衣痕隆。起以引逗。達蓮吃吃作笑聲。嗣後梅瓣兒常至槐尼家。槐尼夫婦歡迎之。每購玩物以與達蓮。故梅瓣兒母女之視槐尼家。不啻樂國也。

越數日。安德流兄弟及梅瓣兒均在膳室。彼兄弟所談均生計上事。梅瓣兒向不注意。漸道及市面金融消息。某銀行已停支付某公司。且虧巨款。而所謂有價證券。遂以大跌。彼方媿媿而梅瓣兒則如墮五里霧中。莫知所向。又聞有鉅款倒閉者。其害波及多人。而以利物舍朱播德波生數銀行受害最烈。司推芬曰。此尙是恐慌之開幕也。兄亦曾受其影響乎。安德流曰。未也。我且可以獲利。此時爲狀似意得。而梅瓣兒不甚了了。於營業中事則惟往訪槐尼而已。槐尼一見達蓮。卽抱而吻之。曰。此我之寶物也。

時海利波則在園中。方整理其花木。槐尼偕梅瓣兒入園。忽聞巨聲如雷。則海利波方在唱歌也。槐尼曰。汝姨丈最愛此花園。經營不遺餘力。嗚呼。梅瓣兒我生平亦頗足望所缺者。膝下空虛。上帝竟不錫我以佳兒。遂使環顧室中。不聞孩笑之。

聲良可悲也。語已微拭其淚。梅瓣兒執其手而吻之曰：阿姨勿作是語。我輩惟能欣樂安命。則百事順遂。須知凡事都空。最可寶貴者。吾人之身也。且人凡有所嗜好。卽爲驅愁遣恨之一法。姨丈愛此園。則一花一葉俱有精神。以我觀之。亦殊可愛也。梅瓣兒語至溫存。槐尼感之。又曰：且聽吾夫方高歌也。

少選。槐尼又曰：汝姨丈。殊一良善之人也。我輩雖暮年而相愛。不啻新婚之夫婦。梅瓣兒乎。汝勿抑抑。凡人無論處何厄運。當持此穩固之心。則黑闇之中。亦時閃一點明星。我年事長。經歷多。當不誑汝。爾可以我言。印入達蓮腦中。則達蓮此生。亦不瀕於苦境。我更有一語告汝者。汝聞之。必驚愕失措。梅瓣兒曰：我當澄心聽之。槐尼一啓口而聲調卽帶悲顫。曰：此絕大之惡消息。我輩將離此可愛之屋。卽吾夫亦將與其所愛之花園永決矣。嗟夫。我等蓋破產矣。

槐尼語時。又微笑似無惋惜之狀。而梅瓣兒則泣曰：姨乎。何竟至破產耶。槐尼曰：若勿哭。此非慰我之道。反增我愁耳。汝且坐。我明以告汝。爾須知汝姨丈之產業。

全儲於某大銀行。此銀行爲信實可靠者。直可比之英吉利國立銀行也。且海利波之父其遺囑亦存此銀行中。以存款於此銀行。其利息殊不薄。渠之存款於此。行約二萬餘鎊。今則反虧空至二千鎊矣。律師曾令汝姨丈登廣告於新聞紙。聲明業已破產。所虧者無力償還。良以此次恐慌虧空者。不僅我一家。故尙爲人所原諒也。

槐尼言此。梅瓣兒固憶及數日前安德流兄弟所談之事。并以前日所言數銀行之名。以詢槐尼。則今之虧倒者。果卽此數銀行。槐尼曰。我輩初欲以物餽贈汝。及達蓮。今其已矣。且我等虧空之外。尙有他項債務。須償不能不盡。貨所有海利波。已計及此。後吾輩每年祇能用二十鎊耳。梅瓣兒曰。嗟夫。每年二十鎊亦可度日乎。槐尼慰之曰。我輩雖破產。然不改其樂境。夫財產身外之物。何足以攬我懷抱。人生所需者。本屬有限。惟日得奶油及麵包少許足矣。我實未嘗因此而自悲也。我之能力足以覓食。而吾夫亦可以謀生。天賦我此健全之軀體。與夫活潑之魂。

靈亦何至餓死乎。以我力之所得。每星期可得六先令。多或至十四先令。而海利波。至少亦可得十二先令。貧民之生涯。每星期以八先令爲房租。八先令爲食費。亦足自給矣。梅瓣兒乎。我今爲寡人矣。想汝尙不致鄙棄也。梅瓣兒曰。嗟乎。姨。奈何。以此心揣我。我此後愛姨。且蓓蓓於前也。此後更當常來視姨。
 槐尼曰。爾殊善人。我舉目以觀我輩之新生涯。則亦前途渺渺。後顧茫茫。然貧能困我。初不能斷我夫婦之愛。矧吾夫非特爲一好善君子。且爲一極有智略之人。彼頗自負。其有哲學知識。我亦頗崇仰之。彼最愛小達蓮。汝試聽之。渠輩喧笑甚歡也。以我觀之。則海利波與小達蓮皆屬小兒。我殊不能辨別孰長孰穉。也是日梅瓣兒歸時。心輒耿耿。念安德流未必肯助彼而已之。餘蓄常饜。老父及司推芬無底之壑。更何有一金賸者。凡梅瓣兒一領得常款。則達褚與司推芬必調知之。以爲捷足者。先得梅瓣兒。卽欲少留餘資。以爲小達蓮製衣物。而亦不許。蓋達褚則悲泣。責其女之不顧老父。而司推芬又用種種危詞。以恫嚇之。意將不利於達

蓮。梅。瓣。兒。聞。言。血。爲。之。凍。蓋。其。一。生。無。可。恃。僅。此。達。蓮。爲。其。魂。靈。矣。彼。則。急。抱。達。蓮。擁。之。胸。前。若。恐。爲。人。奪。去。者。且。又。長。跽。默。禱。曰。寧。奪。我。一。切。幸。福。勿。奪。吾。兒。也。梅。瓣。兒。明。知。安。德。流。未。必。能。助。槐。尼。然。姑。妄。言。之。而。安。德。流。聞。之。卽。怫。然。曰。我。乃。助。彼。耶。矧。彼。又。未。向。我。作。一。字。之。請。求。我。乃。自。費。金。錢。而。送。之。耶。梅。瓣。兒。聞。此。言。心。先。已。怯。不。敢。更。言。卽。言。之。而。亦。無。濟。於。事。也。乃。不。數。日。而。又。起。一。風。波。則。愛。美。蓮。忽。而。失。蹤。柏。士。頓。之。焦。急。自。在。意。中。如。發。狂。癩。驟。失。常。度。偶。觸。其。鋒。卽。遭。詈。罵。又。或。自。家。中。出。一。去。數。小。時。徧。走。倫。敦。以。覓。其。女。之。蹤。跡。惟。踏。破。鐵。鞋。竟。無。影。兆。而。柏。士。頓。心。緒。不。寧。家。務。亦。置。不。理。梅。瓣。兒。不。得。不。自。任。烹。調。之。役。達。蓮。則。依。依。膝。下。輒。不。離。母。左。右。一。日。安。德。流。兄。弟。歸。膳。而。膳。竟。未。備。安。德。流。大。怒。曰。如。此。家。事。廢。弛。尙。復。成。何。事。體。梅。瓣。兒。曰。我。以。柏。士。頓。已。備。故。未。厝。意。安。德。流。曰。膳。之。備。否。爾。應。視。察。此。汝。責。也。

言。已。按。鈴。呼。柏。士。頓。痛。斥。之。柏。士。頓。不。服。謂。我。女。失。蹤。事。重。乎。膳。事。重。乎。語。言。殊。

抗。安。德。流。顧。梅。瓣。兒。曰。汝。爲。主。婦。何。乃。縱。之。若。此。梅。瓣。兒。乃。勉。斥。柏。士。頓。曰。君。若。不。能。治。膳。者。其。去。此。爲。佳。柏。士。頓。曰。此。屋。不。祥。我。欲。去。之。也。久。矣。語。已。揚。長。出。屋。而。去。司。推。芬。冷。笑。曰。我。輩。其。出。外。就。餐。矣。安。德。流。則。以。厲。聲。語。梅。瓣。兒。曰。吾。愛。願。汝。以。後。勿。更。優。柔。寡。斷。也。彼。兄。弟。二。人。既。出。梅。瓣。兒。歸。臥。室。則。見。達。蓮。方。酣。睡。乃。吻。之。至。再。復。長。跽。自。禱。曰。嗚。呼。我。之。終。局。如。何。乎。願。以。吾。主。之。靈。光。照。我。而。保。我。之。安。寧。也。

時。已。深。夜。更。闌。人。靜。瞥。見。室。外。燭。光。一。閃。人。影。模。糊。旣。而。仍。暝。黑。如。故。且。外。間。似。有。異。聲。令。人。可。怖。梅。瓣。兒。聞。之。心。膽。俱。戰。臆。此。何。聲。者。蓋。老。達。緒。竊。飲。也。達。緒。於。其。女。初。結。婚。之。數。月。尙。勉。爲。一。忠。實。長。者。今。則。大。反。其。常。而。性。質。乖。戾。更。自。可。異。其。女。犧。牲。此。身。以。拯。之。出。死。途。今。後。則。日。擲。矣。其。女。以。度。日。一。日。又。逼。其。女。之。資。梅。瓣。兒。曰。兒。今。無。力。助。阿。父。矣。達。緒。曰。我。今。方。瀕。於。危。汝。甘。坐。視。乎。汝。必。有。私。蓄。暫。借。阿。父。濟。急。我。必。償。汝。梅。瓣。兒。曰。父。勿。作。此。言。以。重。兒。過。脫。兒。有。私。蓄。不。以。濟。

阿父者惟上帝知之。語時出錢囊示之。曰：此中恐不滿八九先令耳。達褚則攫而盡納之。衣囊中且曰：果盡於此乎？暫救吾急，亦佳。汝今爲我取白蘭地少許，否則我且立仆矣。

梅瓣兒爲之取酒，達褚遂作牛飲。且曰：我之生死，今全握汝手。汝當以金錢資我。梅瓣兒緊握雙手，曰：兒實無錢。達褚曰：汝可向安德流取之。梅瓣兒曰：阿父聽之。兒與婿事父寧有所不知耶？渠除常年三百鎊外，一絲毫無可假借也。達褚曰：汝一年之費，悉以付我，亦足濟事。兒可乞其預付之。梅瓣兒曰：渠何能允者？每次付款，咸有定期，未嘗遲早。一日數年來，曾未有一日失信。其人剛強，不能動之。以情且邇來更如僵石，我且畏見彼矣。

少選，又曰：我殊不解彼何以與兒了無情愫。此事老父知之，兒之嫁彼，乃盡爲婦之職，原欲望成爲圓滿之家庭，惟盡瘁爲之，終歸匱敗。雖名夫婦，乃同賓朋。且沉默不作一語。兒初以爲其貿易不遂，意遂致心緒惡劣乎？願乃長日如此。今兒日

處。愁。城。永。無。歡。愉。之。日。父。試。觀。我。今。日。狀。態。與。當。日。處。女。時。代。時。不。已。判。若。兩。人。乎。事。至。今。日。亦。惟。以。宗。教。中。語。強。自。慰。藉。其。次。足。以。令。我。於。愁。煩。中。一。破。顏。者。則。惟。此。玉。雪。可。念。之。小。達。蓮。耳。吾。語。至。此。父。當。喻。我。苦。衷。矣。

達。褚。曰。汝。言。誠。巧。矣。汝。寧。不。能。託。言。達。蓮。需。此。金。乎。梅。瓣。兒。作。苦。笑。曰。休。矣。彼。亦。從。未。購。一。玩。物。贈。兒。也。達。褚。憤。憤。曰。然。則。無。能。爲。力。矣。遂。起。立。蹣。跚。出。屋。因。醉。甚。則。身。軀。搖。曳。不。定。出。門。後。左。右。迴。旋。莫。知。方。向。適。有。兩。莽。少。年。競。賽。自。由。車。於。路。上。見。狀。鳴。鈴。警。之。達。褚。茫。然。車。已。及。身。觸。之。而。顛。乃。至。流。血。人。遂。舁。之。入。石。軒。是。夕。安。德。流。返。梅。瓣。兒。告。以。乃。父。仆。地。受。創。惟。醫。生。言。數。日。不。可。動。作。父。雖。受。傷。幸。未。損。及。肋。骨。我。已。安。排。之。於。鄰。室。汝。或。不。見。拒。也。安。德。流。曰。醫。生。旣。言。未。可。動。彈。則。惟。有。聽。其。留。此。耳。安。德。流。亦。不。一。往。慰。問。達。褚。揚。長。竟。去。而。梅。瓣。兒。則。日。惟。看。護。其。父。亦。竟。無。復。有。暇。晷。以。一。省。槐。尼。也。

時。則。槐。尼。夫。婦。已。遷。居。至。勃。力。士。敦。梅。瓣。兒。告。以。不。能。離。家。之。故。致。函。槐。尼。渠。亦。

復以書曰

愚夫婦聞達褚先生受創至爲扼腕。惟日夜祈禱求其早痊而已。顧我輩久不晤汝。可愛母女之面。殊爲悵惘。請代吾夫婦各親達蓮之吻。可百次。吾夫尙未謀得一適當之事業。想不久亦可卽得此間新宅。雖小而雅。我已覓得縫紉事。吾夫作一談諧語曰。彼若貧困至極者。亦將操女紅之業。云我家蓄一白燕其聲清脆。有如玉笛。良足悅耳。海利波昨日更攜歸一極美之小蠟娃。碧睛金髮。爲狀殊。愁囑我爲之製小衣。色甚鮮。我殊欲達蓮見之。而驚喜也。且汝若來時。當見我屋窗檻上。纍纍盆花。此花不啻爲我輩之新鄰居。蓋皆海利波所手植者也。

凡此瑣屑之談。已滿三四牋。梅瓣兒閱。竟再三親之。以吻以梅瓣兒。舉目無親。得良友如槐尼夫。婦者大足慰其孤淒也。達褚病中索債之書。頻至。頗多要脅之語。達褚不得已。乃求助於安德流。安德流曰。我當日非不助丈者。惟如丈所爲。我亦

愛莫能助耳。達褚無言而退。傷愈後仍沉溺於酒。梅瓣兒常夜醒聞其父步履下樓聲。乃披寢衣隨其後。則竊飲也。然而安德流固酣眠者。毫不能覺。惟司推芬爲人機警。常爲所瞥見。則隱滿瓶中之酒以誘達褚。彼謂達褚之有此癖。卽己之機會也。

爾時梅瓣兒之境地似陷身泥淖之中。欲思撐拒而陷入愈深。某日安德流歸家。略受感冒。醫者謂須靜養。八九日勿出門。安德流本不耐家居。顧以醫生之命未可違。一日醫生又來診視。梅瓣兒欲隨之入。而司推芬則阻之曰。吾兄獨令醫生入。未許他人進也。梅瓣兒曰。他人固不許進。我獨不可入乎。司推芬曰。吾兄未言許嫂入也。梅瓣兒曰。然則禁我入夫室者。其君之命令乎。司推芬曰。我奚敢者。我奉阿兄之命耳。梅瓣兒生性淑順。又無力與之抗。不得已。乃至樓下以待醫生而探問其夫之病狀也。

嗣後梅瓣兒欲探望其夫。司推芬輒尼之。梅瓣兒曰。看護病人乃婦人職。司推芬

曰。我亦知之。第吾兄之命。蓋無人敢違拗之也。梅瓣兒每遇司推芬。輒詢問其夫病狀。而彼輒含糊答之。梅瓣兒詢彼曾一問及我與達蓮耶。司推芬曰。未也。家庭之間。漸起愁慘之雲。安德流被擾於病魔之中。而百事荒廢。其辦事所之書記。每晨必以定時攜文件簿籍來。習以爲常。顧於病中有一事不能忘者。則以禮拜四日。約人來取一四百磅之款。而此款必付以鈔幣。不能用支票。故於禮拜三日之下午。卽繕一支票。命其書記至銀行兌鈔幣。書記旣換得。卽以一帆囊盛之。而歸安德流。細檢之。數乃無訛。則命儲蓄一抽斗。中室內固無保險之鐵箱也。

是夕八點鐘。安德流兄弟嚴扃其室。而司推芬出書翰一束示之。安德流讀一過。憤怒不堪。狀如野兕。司推芬曰。職是之故。我每爲兄憂。安德流曰。我乃大愚極蠢。費去無數金錢。實上帝處我之罰金也。我明日必妥辦此事。司推芬曰。兄審之。此確爲嫂之手筆乎。安德流曰。寧得有誤。司推芬曰。彼自稱爲組梨藥計。誠狡矣。蓋恐此函墮入他人之手也。然筆跡如此。安得爲彼所欺。安德流曰。我將力驅其出。

此屋彼有情人不患流落我以觥觥男子何致爲一婦人損其名譽嗚呼我今處此世界僅有一可信之人則惟阿弟而已語時卽與司推芬握手狀極懇摯司推芬曰恨弟不才無力量以助兄然苟爲兄事赴湯蹈刃所不辭也茲事我若祕而不宣則異日暴露必且於兄之聲譽大損雖然我雖告兄爲道亦甚險他日吾兄或且疑弟保無有出離間吾兄弟之計者安德流曰司推芬茲事不足懼我受父母遺囑誓必照拂汝汝爲我名譽計是有造於我我何爲反恨汝也司推芬曰雖然兄或緩圖之何急之爲安德流曰趣閉而吻我意已決司推芬曰願兄勿累及弟也安德流曰我決不道及弟名司推芬曰其如觸怒達褚何安德流曰并此老而亦逐之司推芬曰兄病中不宜盛怒安德流曰一二日後我病卽大痊二人遂握手而別

第十一章

司推芬獨坐室中磔磔笑不止自慶其計已售正可奏凱也以梅瓣兒一誓安德

流一諾均爲其衛身之厚盾蓋在安德流未娶以前本欲以財產遺弟自梅瓣兒嫁其兄固已於司推芬有大不利矣故施其種種狡猾卑劣之手腕以離間其夫婦日日於其兄前媒孽其短務使安德流之對於梅瓣兒無復有一絲情愫浸潤既久則伉儷之情益淡致生今日之結果矧以安德流之爲人多疑而易欺日爲其弟所聒益復疑及其妻證以訂婚時種種遲疑之狀憂鬱之容而益信矣且司推芬出示之信卽當日梅瓣兒之所以與渠者司推芬令梅瓣兒不用眞姓名正爲今日地步猶憶梅瓣兒當日索回一切書函時司推芬告以早經焚燬而梅瓣兒信之今日之爲小人所規卽在此一着斯時司推芬自賞其有先見之明則張吻笑曰司推芬汝誠智者殊不易爲他人所乘也顧司推芬尙有兩事耿耿於心者則愛美蓮與金錢問題也梅瓣兒之來源旣斷雖囑以危詞而夷然不爲動蓋梅瓣兒亦知區區之數除添置小達蓮衣飾及有時周卹老父外不能更有所浪費職是之故而司推芬銜之益深矣

司推芬擬向其兄索資。然所得殊淺。又以安德流生本最寶貴者。金錢若屢次請益。則將斥爲無饜之求。而失歡於其兄。展轉籌思。斗憶今日由銀行兌來之四百鎊。苟得此者。寧不足救我目前之急。且取之亦易。一反掌間耳。抽斗之鑰。置於何處。司推芬知之。并知此門未鎖。而安德流又爲酣眠者。攫之必無人知。惟明日茲事一揭曉。則必大紛擾。顧吾兄則必不疑。及我。我惟有嫁禍於他人。庶可耳。正沉思間。忽聞門外有步履聲。聲極穩靜。直向膳室而去。又聞擲盞相觸聲。司推芬側耳靜聽。恍然若有所會。意蓋知達緒每夜必起而竊飲。今必此老酒徒無疑。司推芬乃急卸外衣。狀如乍從夢中驚醒。出而視察者。悄然啓門。出室外。至樓下。則就聞達緒摸索之聲。又復瞥見梅瓣兒持燭立門限。上身穿睡衣。跣其足。容至愁慘。低呼曰。阿父何又竊飲也。爾病初痊。何乃自苦。司推芬本欲突出驚之。既又自止。仍悄然返室。至夜深人靜後。渠遂躡蹤至安德流之辦事室。納四百鎊之鈔票於囊而去。

翌晨九時。司推芬尙酣眠未起。聞安德流在其室中履聲橐橐。又作翻檢之聲。已而驚呼。司推芬僞爲未覺。俄而闐然門闢。則安德流入室矣。司推芬閉目作熟睡狀。而安德流行近牀。次輕撼其肩。司推芬故作驚醒狀。起坐。熨其眼曰。吾兄何事也。安德流曰。趣起。我被竊矣。司推芬一躍而起曰。兄何云者。被竊耶。安德流曰。汝趣披衣起。我昨由銀行兌得四百鎊。想汝亦知之。曰。知之甚悉。安德流曰。我置之書案抽斗中。全不翼而飛矣。司推芬瞠目曰。信乎。急急穿衣而起曰。他處曾一覓耶。抽斗之鎖已壞。未安德流曰。他處固無須覓。而抽斗之鎖。或取我遺於此室之鑰所啓者。顧我乃置之極安全之地者。彼竟何以得之。

司推芬曰。然則此賊舉動殊極安靜。兄曾有所覺否。安德流曰。我每夜恆睡。至七小時。且極沉酣。似未有所聞也。司推芬聞此言。以手力按額際。縐眉作竭力思索狀。曰。容我思之。第此亦未可確定也。安德流急問曰。弟云何也。司推芬曰。我夜來似有所聞。特恨未經細察。其時爲何時。初亦不甚了了。蓋夢中驚醒。似室外有人。

蠕蠕行動且聞細語之聲入耳殊清晰但聞一字耳安德流曰所聞何也司推芬曰聞靜之一字耳連呼者二次安德流曰汝能辨其爲何人之聲者司推芬曰脫在公庭命余作證而誓者我則不敢言之然今何妨告兒則我決其爲梅瓣兒之聲也

安德流力過其怒氣曰然則其他一人誰乎司推芬曰此何待問乃其父耳蓋茲事重大僕役輩何敢爲之安德流曰佳我一生大誤卽娶此蕩婦今日當歸結之矣言時聲色俱厲司推芬知其兄已大怒不須更掩之矣安德流曰汝且往視達褚如已起身可趣之來司推芬去後不久卽返曰達褚先生已他出矣安德流曰證據更確鑿誰語汝者司推芬曰其女也我詢以何由外出答曰未詳安德流曰彼人爲狀尙沉靜否司推芬曰否狀至紛擾耳安德流徘徊室中者久之諛然曰我非以此次失銀故蓋深憾彼始終施其詭計也謝上帝汝乃未娶否則亦將嘗此苦况矣

司推芬曰。誠然。世界中斷無有一婦人能離我兄弟之愛情者。安德流握其手曰。弟言是也。特此老物不審。何往汝趣。告吾妻命來。見我。司推芬曰。諾。甫行至門際。仍遲疑而返。手拊其胸曰。兄乎。我極懼牽引入此漩渦。安德流曰。可。我但問其父之所往。洵汝以一書予達。褚至於吾夫婦之談判。無須汝作證也。司推芬出室。則以白蘭地和咖啡飲之。藉以壯氣。遂往叩梅瓣兒之門。啓之。則曰。吾兄欲一見汝也。梅瓣兒曰。我當自至。

甫行迴廊下。忽又入時。小達蓮坐地上。弄一偶人。係極舊者。梅瓣兒抱其兒於懷中。吻之。達蓮曰。母將何爲。梅瓣兒曰。我將離汝。出此室。數分鐘當歸也。達蓮曰。母去。保兒不畏也。梅瓣兒吻之。將行。達蓮曰。母乎。我等以何時偕往祖姨家乎。兒誠欲得祖姨與我之新偶人也。此非碧睛紅頰者乎。特我亦不輕棄此舊者。舊者雖眇目。闕鼻。然當時固甚美也。阿母試觀其不幸之醜鼻乎。我當親之。梅瓣兒曰。兒言然。人未可以得新忘故也。梅瓣兒遂親達蓮而出。返鎖室門。以鑰置囊中。蓋

梅瓣兒。慚不敢留。達蓮一人於室。不鎖其門者也。

乃偕司推芬。行入室時。安德流方作書致達。褚知其妻入。亦不一舉其首。梅瓣兒則自其夫病後。此爲第一次相見也。一見其夫。狀至懇摯。正欲以手置夫肩。而安德流急移椅以避之。梅瓣兒曰。吾夫病已愈乎。安德流曰。愈矣。梅瓣兒曰。若何以禁止我來視汝。安德流曰。我自。有故。司推芬告我。謂汝父已他行。信乎。梅瓣兒曰。然。以何時出。曰。我不之知。曰。昨宵在此乎。曰。然。曰。昨宵睡時。曾與汝道。晚安乎。曰。有之。曰。彼何以猝然去。此乎。彼之去。此汝亦以爲詫異乎。彼以早餐後去乎。梅瓣兒曰。異哉。汝何以作此瑣瑣之問不已也。

安德流曰。我豈無權可以問汝乎。須知彼之猝然離去者。正自有故。梅瓣兒曰。彼豈遁耶。安德流曰。相去無幾。梅瓣兒曰。吾父命途多蹇。於生計上大遭失敗也。安德流曰。我亦大遭失敗。梅瓣兒曰。君言殊令人莫解。我甚望君之失敗無礙大事。安德流曰。我尙無礙。然我且問汝。汝父近日當需一種巨款。以自拯於危困乎。曰。

諧。安德流曰。雖然。汝父。恆以。不正當之。行爲。牽累。及我。令人。何堪。今彼。果往。何處。者。汝必。當審之。也。梅瓣兒。曰。知之。安德流。曰。汝書。此地址。於上。此書。我即。致汝。父。者。也。梅瓣兒。以震顫之。手書之。於一信。函上。安德流。即以之。授司推。芬曰。汝。即以。此投。達諧。先生。并。候其。復音。也。

司推。芬既。去。夫婦。二人。脈脈。相對。梅瓣兒。方。領其。精神。知。今日。之事。必爲。不祥。之。朕兆。一切。愚苦。憂慮。之。端。方。相。交。襲。我。體。少。選。安。德。流。語。之。曰。若。知。我。致。汝。父。之。函。其。中。所。言。何。事。乎。梅。瓣。兒。曰。我。何。能。知。者。然。我。能。靜。聽。君。言。然。後。指。君。誤。點。所。在。也。安。德。流。見。梅。瓣。兒。語。態。普。吐。迥。異。曠。昔。則。殊。以。爲。詫。且。亦。了。無。畏。怯。之。狀。安。德。流。曰。我。於。此。間。題。且。將。有。叩。於。汝。梅。瓣。兒。曰。諾。我。將。爲。汝。判。之。安。德。流。曰。汝。非。審。判。官。奚。能。判。決。我。事。且。汝。將。謂。汝。之。精。神。畏。力。足。以。懾。服。我。歟。梅。瓣。兒。曰。此。語。從。何。而。起。夫。婦。之。間。若。以。懾。服。爲。事。寧。云。仇。讎。然。汝。亦。一。思。數。年。來。汝。果。以。懾。服。人。心。爲。本。領。惟。吾。夫。拊。心。自。問。可。耳。

安德流曰。我之待汝。自問無所謂。不公平之處。今亦不必徒費口舌。今日之事。乃關於汝父。我昨由銀行兌得四百鎊。置諸抽斗中。今乃不翼而飛。汝乃知我有此款。未語時。目灼灼視梅瓣兒。顧梅瓣兒。一聞此言。頗念及其父近來舉動不謹。心已爲之中餒。而顏色亦有異。乃曰。我未知也。安德流曰。我之書記。乃未告君。梅瓣兒曰。我未嘗與汝書記交一語。安德流曰。然則汝父知之乎。梅瓣兒曰。我何能知。語時。聲乃微顫。安德流曰。今晨吾款被竊。實乃奇事。梅瓣兒念其夫被竊。欲探此賊。亦所應爲。乃曰。汝得無疑。我竊之。耶。安德流曰。我不疑。汝特昨夜半夜。汝父在屋中行動。汝知之耶。梅瓣兒曰。知之。

安德流曰。汝曾與之偕耶。汝戒之曰。靜靜亦有之乎。梅瓣兒知此事不能終隱。則盡情傾吐之。曰。我夜間醒時。聞父在餐室。乃語之曰。靜靜者。恐其驚擾他人之安眠也。安德流曰。渠在餐室。何爲乎。梅瓣兒曰。覓飲耳。彼日來沉靦於酒。勸之不悛。安德流曰。汝自不知耳。彼之嗜酒。乃合他種原料相合而成。一卽不幸之運命也。矧

酒之爲物使人失性安知其不與我之紙幣有關彼今又他行實與人以疑慮之寶照此事理而言應若何加以判斷梅瓣兒俯首無語安德流曰達褚實一無信之人我奈何復能忍之梅瓣兒憤極以手支桌體顛不已曰爾所語者止此乎其聲細如嬰安德流曰否我尙有要言告汝夫我輩之夫婦相處有年然汝亦知我輩夫婦之生涯有不能繼續之勢耶

梅瓣兒此時轉不覺其餒怯卽曰汝意云何安德流曰我頗自詫何以舍去原有之生涯而陷入此憂愁悲苦之境特我雅不欲示汝以失意之色然我爲一純粹之生計人則始終未嘗誑汝我信汝亦肯自承未受我誑當我向若父求婚時許將其一切罪惡赦宥詎料我誤入陷於苦境梅瓣兒曰汝非恃其財力以購我耶安德流曰誠然我亦承認此語但我自謂初非鄙賤之行爲第今則卽以錢購物論亦大折閱余當日曾語若父以汝若別有意中人者則我自當引退而汝父乃云無之我故娶汝也

梅瓣兒曰。汝之迫脅吾父。不啻以利刃加諸其頸也。安德流曰。卽此利刃亦彼自致之。我今且勿言此事。特思汝當日既許我婚。必以忠實之心對余。我今乃察世界女子之心。殊未易測度。其中千戾萬曲而返。令至誠之男子陷入其中。我自信待汝無虧。而汝之對我。竟何如。梅瓣兒曰。我自信待爾已盡。我天職。安德流曰。今且勿道是。就憶汝初來時。我卽允爾以年金。迄今已六載。共予汝一千八百磅。願我曾未見汝衣一華服。購一珍飾。我固知汝曾未用及百磅也。我雖不過問汝之用途。然爾存金幾許。我不妨一詢。汝也。梅瓣兒沉吟曰。無餘矣。

安德流曰。嗟夫。梅瓣兒。汝雖自矢貞潔。而吾心則大起疑雲。疑我已爲人所欺。誑今我受此大羞辱事。我今迴想從前。則自我輩訂婚之日起。以至今日。覺汝之所爲。頗覺狡獪。我以觥觥男子。乃被給於一女子。汝試思。我能堪乎。梅瓣兒聞言。氣極。至於不能作聲。第震顫發言曰。安德流。汝乃以我爲有外遇乎。是必有人媒孽於吾夫之前。上帝知之。我心坦白也。安德流曰。休矣。我今不能再受人欺。我誠告

爾此後不能再以。一先令授爾矣。爾能迅離我處更佳。梅瓣兒肢體皆發冰冷。垂首無言者久之。默念我預料必有此一日。今日其解決矣。反覺中心似稍安頓。則曰。佳我亦無所需於爾。但問汝一人作何處置。安德流曰。誰乎。梅瓣兒曰。卽我等共有之達蓮也。安德流曰。達蓮一女娃。汝可將去。汝可將去。

梅瓣兒至此悲憤不能忍。怒火蘊於絳頰。蓋達蓮前途之名譽。且將因是而敗壞也。因憤極大呼曰。汝誠懦夫。安德流夷然曰。我若誣汝者。汝本亦有辯解之餘地。汝必予我以證實之憑據。乃能有言。嗟夫。梅瓣兒欲爲堅確之證實。則勢必將當日與司推芬事一一告之。其夫然。梅瓣兒曾有信誓。渠之爲人。又非能食言者。故今日寧受辱而不言。安德流曰。我知汝固無可辯白矣。梅瓣兒曰。我自無庸辯白。我心坦白。可質上帝。我第爲小達蓮之故。一辯汝之謗辱耳。汝種種誣我已甚。我有千百語亦不足以動汝冰冷之心。然汝於將來或能憶及我。今日立爾前與汝所談一席話也。且汝當問汝清白之兒。異日怨詈汝之無良。爾壽當長於我。則我

雖死去上帝必不汝宥。我今以前此之真相一一語汝。我將乞冥冥之中爲我作證。世間有多少忍心害理之男子常作悖理之事。而法律不能懲治之。惟其良心則終受苦痛。爾卽其一也。吾父當日入爾網羅強迫我不能不爲汝妻。我當時確有意中之人。顧此人負我遠離我而去。我正痛心而爾卽利用此機會強劫吾心。吾心不爲汝劫。汝卽強迫我身。爾當日與我一星期之期限。倏忽已過。卽此星期之末日。我從夢中驚醒。覺有人親吾吻。尙自謂夢幻所致。旣見遺一械於室門之次。其中字跡乃爲吾父所書。則曰：汝不幸之父別汝矣。我見之大懼奔至其書室。則吾父方執手鎗欲自裁。以逃出汝之羅網。我欲拯老父於死地。遂允嫁汝。厥後吾父性情遂大變。良以金錢之嗜欲常能埋沒人之美德。夫我爲救吾阿父於危難犧牲此身。汝苟爲仁者應憐我苦志。勿復娶我。而更勿炙搗吾老父。爾果能如此者。我之感爾當沒齒不忘。卽不然而爾之娶我。乃出於眞愛情。則汝當重視我。而我亦漸漸加增愛汝之心。孰知結婚後之第一月已令人難堪。而此後歲月均

爲冷淡之光陰。夫爾既不愛我。則又何苦。陷入清白女兒。使犧牲幸福之生涯。試思我自于歸後。固嘗百計欲博汝歡。而汝乃堅如鐵石。夫歸之道苦矣。我茹痛於心。更無一可語之人。除槐尼夫婦。能稍慰藉我身。此外更無一友朋。而汝又慧之。以下逐客令家庭乎。囹圄耳。我惟藉聖經宗教之力。以自懺。否則我且發狂矣。凡此種種。爾亦當知我。我以達蓮故。不卽自戕其生。而汝之與我。乃無絲毫感情。汝拊心自問。其亦覺有所不安乎。我今所語爾者。無一虛妄。蓋字字由心坎中發出也。

梅瓣兒之言。語出以誠。懇莊嚴之態度。在他男子聞之。必深爲感動。顧安德流心如鐵石。夷然如罔覺。卽其面上之肌肉。與唇亦未嘗一顫動。僅曰。汝言已盡乎。梅瓣兒曰。盡矣。安德流指其門曰。然則請便矣。梅瓣兒亦不猶豫。泰然緩步而去。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內所載各省地方較前版增至八十
 一處凡都會商埠以及火車輪船所經
 各地之狀況如路程碼頭舟車輪價挑力
 客棧繁盛街市工廠大商店酒食館茶館
 戲館妓館浴室理髮電報電話郵局信局
 報紙會所教育官署軍隊警察名勝古蹟

中

國

旅

行

指

南

定價
五角

增訂
再版

祠廟庵觀教堂醫院慈善團氣候著名土
 產等一切情形瞭如指掌於旅行之所應
 知者實已應有盡有後附各省鐵路
 價目表共三十三線所有現已通行
 之鐵路無不詳載實於旅客大有裨益

本館創編上海指南已疊版七
 次今又特派專員實地調查重
 行編輯凡政學工商食
 宿游覽之情形皆據最
 近情形一一登載並增
 補城廂租界新地

上

海

指

南

定價
五角

增訂
八版

名三年十月前所建之街路
 里巷無不列入又以外埠人士
 不諳租界言語因附滬蘇
 方言紀要一卷以便檢
 查實居滬過滬者之指南針也

西湖為吾國第一名勝惟
 山水繁複無人指導易入
 迷津本館特編是書舉凡
 各處名勝之距離遊
 覽之途徑無不詳載並將
 食宿交通一切應

西

湖

遊

指

南

定價
四角

新出

曉之事以及蘇浙舟車價
 目章程悉為登錄且附西
 湖全圖及各景插圖
 數十幅凡遊玩費用時刻
 又皆一一說明